



陶菴集  
三

疏

卷廿五

~16  
2325  
3



和  
2380  
號 2325  
卷 25-3



陶菴先生集卷五目錄

疏

呂必重誣詆後辭檢閱疏

藝文館請還收 傳禪備忘劄

辭奉教疏

兼說書陳所懷疏

獻納論事疏

因 嚴教請譴仍辭湖堂疏

移修撰陳情乞終養疏

擬論救被譴諸臣疏



陶菴先生集 卷五 目錄

辭本兼諸職疏

被諸人詆斥乞免疏

辭應教疏

辭執義疏

乞歸養仍陳戒疏

辭大司成疏

嚴批後辭承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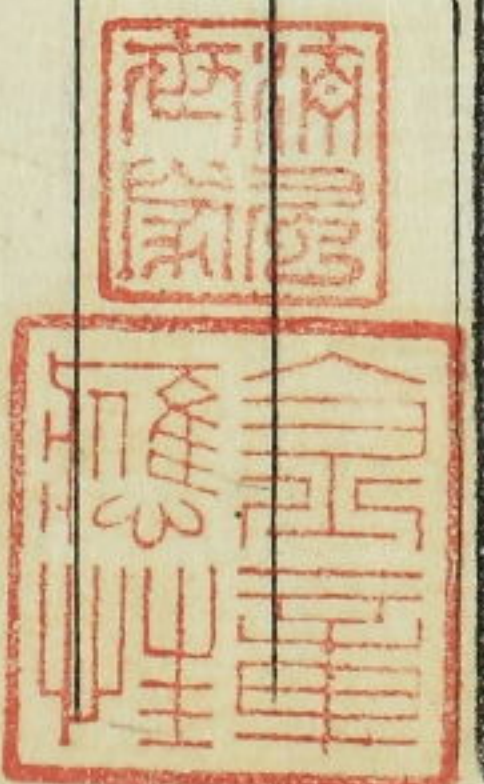
辭副提學槐院副提調疏

陶菴先生集卷五

疏一

呂必重誣詆後辭檢閱疏 甲申

伏以臣猥以顛蒙忝叨科名犯不幸之戒招盈滿之  
忌乃於發軔之初慘被罔極之誣下之玷累身名上  
之貽辱朝廷理宜絕意榮宦以盡自靖之圖而竊自  
謂人言虛罔 天鑑孔昭橫逆之來自廢無義兼又  
徑窄而難於轉身性悞而素無定力遂至感激 恩  
私怵畏分義瞻依日月之光周旋禁闈之間而餘悸  
在心寢夢靡寧日者臺議又起於數歲之後茲事是



附錄先生集卷五  
非只當付之公議而臣之狼狽顛頓於是乎益甚始  
覺險塗難盡賊機可怕雖悔其容易一出而亦安可  
及也臣以滓穢之賤又積逋慢之罪幸荷 寬恩止  
於罷官惶隕雖淡私義粗安不料牽復之 命遽下  
於一旬之內庚牌繼降恟懼塞逃遁無所臣雖愚  
迷誠不欲再玷清要重速躡仆以致喪廉隅而羞當  
世伏惟天地育物咸均覆燾父母愛子必思保全今  
臣疾痛之呼或蒙 聖慈之矜諒茲敢趨詣闕下仰  
暴情實懇乞 命削臣職名仍覈科事之虛實毋  
置黯黜之地設以言者之言爲不實亦願許臣自處

勿復檢舉朝籍以卒生成之澤臣雖粉骨糜身其何  
以報 聖恩萬一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藝文館請還收

傳禪備忘劄

乙酉

伏以臣等昨陳短劄顛埃 兪音及奉 聖批諭之  
以決難允從抑塞涕泣尤不知所出連章瀆浼亦甚  
惶猥泯默一日方寸如灼茲不得不更申愚衷以冀  
萬一之察納焉噫古之聖君必稱文王而厥享國五  
十年非不久也至日中不遑食非不勤且勞也且以  
武王爲子夫復何憂而迄五十載之間未聞有禪授  
之舉者豈不以心在於宗社萬民不自知其勤苦也

隋書卷之五十五  
今 殿下憂勤誠至而未有加於至是之不遑御極  
多年而猶未及乎五十之享國乃欲爲文王之所不  
爲甚非平日所期於我 聖后者也竊覲 聖意槩  
以疾病爲憂調養爲急臣等久侍香案屢聆 天語  
固已審夫 聖躬病源之不淺區區憂煎豈有窮已  
而第惟 殿下雖有一時愆度天地神祇之所隲祐  
億兆生靈之所禱祝自當有勿藥之喜顧不足以勞  
聖慮而至若受病之本則 殿下能反而求之恆若  
曰我誠有病矣而其不能耐煩者抑由火勝而不能  
制心歟平思靜慮湛如止水物來順應無所遮濇則

萬幾之煩自不足擾吾靈臺節宣咸宜天和日臻無  
疆之慶於千萬年如或少忽焦火之戒不念省愆之  
工此心難持此病長存則雖超脫於事爲之外端拱  
於燕閒之居亦何益於頤精嗇神之道也 殿下頃  
以本無治心之工爲 教此固出於 聖上自謙之  
辭而醫疾之方應物之道捨治心而不可他求則茲  
豈非 殿下勉勵處耶嗚呼 殿下所處者天位也  
所受者 祖宗之付託也非如匹夫庶士徑情直行  
者比雖欲自輕烏可得乎况中外臣民之戴 恩含  
戀號呼不止者不翅如乳兒之失慈以 殿下子育

陶庵先生集卷五  
之仁亦胡忍邁邁不顧耶 殿下幸於靜攝之餘穆  
然淡思則庶或有不移晷而翻然改圖者矣伏乞  
聖明亟允羣下之請以副神人之望 宗社幸甚臣  
民幸甚

辭奉教疏 丙戌

伏以臣病甚解官任優調息頌祝 天恩河海莫量  
不意 聖明特加記識不日而有叙復之 命適臣  
有事薄出江郊至今庚牌虛辱陋巷臣誠感激驚悸  
不能自定即宜竭蹶祇謝之不暇而第臣重觸風威  
寒疾猝作委仆床簣證情濱危旬日之內決無束帶

趨朝之望虛帶職名晷刻靡安且臣竊有悃幅之私  
不敢自外於 仁覆之下仰首哀籲以聽 明命焉  
伏念臣年少顛蒙識蔑才淺本不足以立朝從仕而  
忝塵史局倏焉四載點檢後前無一報效惟是積汚  
蟻之恥費拂拭之 恩耳然猶屢躓不止因仍至今  
者直緣徑路甚窄轉動不得雖欲自靖其勢無由今  
幸新薦得人館僚備員如臣無似無所輕重及是時  
也得以退步於榮利之塗斂迹於閒靜之地覃心修  
史餘暇讀書待臣年稍壯學稍優識稍長始出而仕  
猶不爲晚區區衷懇本自如此向者遞罷不但爲一

時疾病之難強也適值同僚起闢柱史一空甄錄之恩混及於臣臣若因緣幸會盤礴自如長縻華銜徒費廩粟則是臣上孤 聖恩下負初心實非私義之所敢出者伏惟天地至仁陶鎔萬物如蒙刊去仕籍許以長暇曲遂微願如上云云則自今至死何莫非報 殿下之日也敢望 聖慈憐臣疾勢察臣情素 命遞解職名獲安私分不勝大幸

兼說書陳所懷疏

伏以臣以顛蒙久忝邇列近又兼叨冑筵之任榮耀已極報答全蔑居常愧懼如負大何竊有憂愛之忱

略效一日之責冀 聖明之留意焉惟我 春宮邸下聰明天錫睿學時敏經書史乘講習殆遍駸駸乎日就月將之域而自去冬以來連因嘗藥之憂書筵頻輟有識之士固已有一曝十寒之歎矣向者眼患復作本院有起居之禮而不日旋止意謂勿藥奏喜開筵有期而荏苒旬月迄未有聞臣未知此何故也夫阿堵之病大妨看字學問之工最忌作輟如或昔疾未愈則醫治之道不容少緩苟其不然亟宜趁此春和溫習舊業而既無命醫議藥之舉又無趁日開講之令禁闈淡濼莫詳厥由咫尺省院憂菀徒積噫

朱夫子有言曰近世帝王教子之法疎略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者惟宦官宮妾而已今春宮進德修業惟此時爲急而不但無保傅箴規之益乃并與僚屬講讀而闕之其疎略甚矣然以春宮平日勤學之誠必無無端廢講之理臣知其必有以也仄聞春宮自前或有違和之時只令醫者診察不令外知藥房無由問候宮僚不得詳聞今亦或有是否夫聖人之於疾必致慎焉至列於齊戰之下者其意可見設有無妄之疾固不可忽之亦不必諱之今以經旬廢

講度之竊恐愆度之彌日不已審如是也攝養保嗇之方藥餌鍼熯之功宜無所不至以盡夫聖人慎疾之道况真殿動駕時闕外迎送之禮亦且隔日不可以風則亟令權停是在殿下之指教耳如以一時譽度非係大段不必藥餌鍼熯之爲則古人所謂一日廢學有一月之害一月廢學有數年之害者亦是今日之所當戒者由外而觀之有廢學之憂由內而言之有諱疾之慮此臣所大懼者也凡匹士之愛其子有疾則醫治無疾則勸學今以殿下止慈之仁惟憂之念豈不加意於此耶且治病之要必先靜



一心慮宣暢湮鬱不置在於醫治之末若令臣等時  
時入對優服燕居討論從容使得以治心之說仰裨  
節宣調養之功則其於將息之節溫繹之工實爲兩  
便而俱得也伏願 殿下深畱睿思夬降 明教以  
慰羣下抑鬱之情焉抑臣又有翬翬之餘懷不避僭  
猥冒陳于下竊惟 殿下深宮燕閒之中教導訓迪  
之方固無所不用其極而然念古昔先儒論唐太宗  
之教太子有云遇物而誨不若以躬而誨越我 世  
宗大王嘗 召東宮僚屬責以輔導又 諭之曰予  
平居未敢有過欲令 世子無過 聖謨嘉言昭垂

百載夫 殿下動一靜一言一行無非爲世子法  
者臣不敢知 殿下燕閒訓迪之際果能無愧於  
聖祖無過之德亦能有得於先儒躬誨之訓歟近者  
玉候平復亦旣多日天氣和暢晝漏方永而尙未見  
履氈之一闢臣固知 殿下閱月違豫之餘姑不暇  
及而若其法講之停則槩已久矣夫以 殿下光明  
緝熙之學無待乎一二講官之資益而不自滿暇聖  
人所訓則衛武之九十誦詩豈非 殿下之所當法  
者也况 春宮春秋方富學業向茂尤當以大禹之  
惜寸陰孜孜加勉而今也兩筵停輟經歲踰旬玉堂

春坊并作閒漫之官遠外傳聞未諳曲折疑惑吁歎當復如何書曰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又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誠願 聖上上遵家法下稽格言謹疾病之源必自 聖躬始勤學問之工又自 聖躬始以至於動靜事爲無一不出於正則方可以光先王之德而貽燕翼之謨豈但如唐宗誨物而止哉至若薰陶輔翼之術前後言之者甚多臣不容縷陳而亦願斥去如臣蒙陋者流另選端方有識之士以責成效是區區之望也臣適在直廬不勝深憂過慮敢恃 聖明妄言及此臣誠死罪倘蒙恕察或賜採

納則不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獻納論事疏 己丑

伏以臣竊念國家置諫爭之官司耳目之責上而匡君德闕遺下而論時政得失得其人則朝廷之上風采立變不得其人則言路絕而職事隳矣顧不重歟如臣疲懦百無一堪見識蒙陋不足以別是非誠信素淺不足以孚上下雖欲殫心竭慮刺口論事固無以裨益朝政之萬一而 殿下旣不以臣爲不肖授以言責臣若媿嬰容默不思所以少塞一日之責則臣之負 殿下大矣茲敢不揆僭妄以效區區願忠

之誠惟 聖明矜其愚而試垂察焉嗚呼今之國事  
可謂岌乎殆哉災異荐臻訛言沸騰民怨日深人心  
日離疆場有啓釁之漸邦內有土崩之形環顧中外  
無一可恃此不待智者而凜然寒心矣况 殿下宵  
旰之中念及於此其何以爲懷耶夫人君臨乎兆民  
之上處於九重之內心術之微若不可自外推度而  
其著於外者有不可掩臣請竊附於格王正事之義  
冒死而悉陳之臣竊覲 殿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承  
惟精惟一之訓凡於涵養操存之要固已講之熟矣  
第其義理之公常奪於偏係之私躁暴之病輒發於

喜怒之節執德不固作事無漸諛言易入而多惑善  
端乍萌而旋晦疑生於臆逆過成於好勝展轉激惱  
病根益深 殿下自治之工旣不得其道則其發於  
心而害於政者豈可一二數哉先儒以嚴宮禁正近  
習爲內治之第一義目今嬪御之列別置私第丘史  
之賤闌入清禁相闕不嚴出入無防外言之入內言  
之出已多識者之深憂而掖庭小隸橫於街巷闔寺  
騶徒擬於宰執有若人家法陵夷而豪奴悍僕無  
所顧畏者然其驕肆之狀又不啻兆見而已 殿下  
宮禁之不肅近習之不正可知矣自古貴介公子率

多失之侈泰未有困於窮餓今宮家所乏者豈良田美宅而洛中甲第相繼折入各占數區無有限節至使強買之譏上及 聖朝向日折受查罷之舉實光聖德而覆奏之際旋有所靳固噫近年水旱饑饉百姓之顛連道路者凡幾千矣 殿下不此之念而只欲爲宮家富益富之計惜乎 殿下不能以若保赤子之心易其愛之欲富之念也推此數者知 殿下不能痛去偏私之病而有以盡夫端本清源之治也噫朝廷者四方之根本風教之所出而正與不正實係於君心方今朝廷之上用舍不審而人才壞矣是

非不明而黨論熾矣軟熟成風而言路塞矣習俗之乖敗政令之委靡蓋亦月異而歲不同矣如此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殿下試反而思之國勢時象之至於此極者是誰之咎歟噫自昔賢辟之用人必量其才而授之官如權衡之稱物而不失其銖兩故上無虛授之失下無僨誤之患今 殿下於用舍進退之際只徇一時好惡之私雖大官要職無有一分難慎底意其人之長短稱否漠然若不經於 聖心者夫知人官人聖王所難使 殿下無鑑別之明則固無論已以 殿下之明睿臨御已久羣臣之臧否淑

隱者先生集 卷五  
愚宜無所不知而惟其惡剛而喜柔好懦而厭直不求其正己而求其適意不取其可畏而取其可喜也故用舍乖舛而名器日賤賢愚無別而人才日壞此豈非 殿下好惡之心不得其正也夫人才一世之所需必須儲養於平時可以得力於緩急臣未知殿下今日所儲養者誰歟所親信者誰歟所恃以寄百里之命當一面之屬者誰歟我國人才莫盛於宣 仁兩朝而值壬丙之亂搶攘顛頓不亡者幸耳况今之人才眇然萬萬不及 先朝平居宴安猶可苟冀無事萬一國家多虞四方有警則抑將何以應

之耶言念及此不覺氣短苟 殿下加意於爲官擇人之義勿以同異爲用舍愛惡爲進退惟才之是舉惟賢之是用而猶曰真才不出官方不清則臣未之信也噫朋黨之必亡人家國審矣 殿下每以黨論爲憂而臣愚以爲 殿下舉措亦不免乎黨論也何者古之欲去黨論者必以明是非爲先蓋是非明則公議定公議定則朝著寧矣今日朝論雖三分五裂泯泯棼棼如亂絲之無緒而若其是非之公則自有不泯者存非威力之所可強制非羣言之所可汨亂而特君人察之不明耳 殿下凡於聽言裁事之時

不問言之可否事之枉直向用者扶之太偏厭薄者抑之太過扶則恃而益肆抑則激而愈甚由微而至著積小而成大以至於風波日起茫無津涯蓋殿下於是非之分不能知之明而守之確搖奪於波蕩之中眩亂於朱紫之別而又或知其是而不能是之知其非而不能非之徒知彈論之爲伐異而不悟營救之爲黨同意欲鎮靜而反所以益其乖裂此豈非殿下是非之心不得其正也伏聞向日筵中有老少緩急之教不識有諸殿下於是乎失言矣彼臣下之稱東稱西謂老謂少者不過私室之談有識亦

且羞道是豈履齷吁咈之間所當言者哉夫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臨羣下則在朝百官均是殿下臣子惟當咸囿於蕩平之域而今乃區別彼此顯有左右色目之稱至形天語殿下何示人不廣也况直道不阿者近於矯激嫉惡糾邪者近於伐異順旨者如忠愛緘默者如謹厚含糊繳繞外爲調停保合之說者又反類於和緩公平以殿下之明聖豈不照燭於此等情偽耶嗚呼羣下之相傾相奪不過溺於己私而不能自拔耳殿下之於黨論顧何所益而不憚以身先之獨使國

家受其病敗而不暇恤耶苟 殿下勿以黨之一字  
着在心胃惟以明是非爲務無偏無陂以表率乎臣  
隣而猶曰朋黨不去則非臣之攸聞也噫言路之於  
國家猶人之有命脉脉絕者死言絕者亡可不懼哉  
今日言路之杜絕甚矣在廷之臣豈盡不能言者即  
不敢言耳蓋其意以爲今之進言者雖切中時病而  
未見有採用之實此無益也又曰語觸忌諱則雷威  
易發此可畏也大小相戒緘口結舌而 殿下又傲  
然自聖輕視臣僚欲以爵祿驅使一世輒於從違逆  
遜之間顯示與奪操縱之意故患失之徒惟以含默

保位阿諛順旨爲事間有忠讜敢言之士一鳴卽斥  
或棲遑於下邑或見枳於銓選又或橫冒罪籍久靳  
牽復謬譎者日益疎庸碌者日益親 殿下亦嘗見  
近日廷臣能有立殿陛正色直言者乎嗚呼逆耳之  
言不復至於 四聰之下久矣惟 殿下幸而無大  
失德必亡國之舉設或有之決知其無一人敢諫矣  
孔子所謂惟其言而莫予違者不幸近之矣臣嘗聞  
故臣崔覲坐逆獄當刑 仁祖大王下教以覲曾於  
夜對時直諫予頗苦之而厥後思量眞愛我也今雖  
有罪必不負初心 特命減死聞者莫不感泣夫觸

諱之言常情之所惡聞而乃於累年之後記有於  
淵衷至拔之於必死之中可見 聖祖容直之德迥  
出百王矣設令今日有敢諫之士陷於重辜則 殿  
下果能爲之容貸否臣知其決不能也試以昨年李  
東彥事觀之 殿下之屢降嚴教欲置極刑者得無  
愧於 聖祖事歟凡人怯懦者多而剛腸少異軟者  
安而讜言危若非人君優容開導以恢虛受之量則  
孰肯犯其至危而行其至難耶 殿下苟以 聖祖  
之心爲心則在廷之臣皆將竭誠盡言爭死於職下  
夫何患乎言路之杜絕乎噫國家治亂係於風俗之

汗隆而目今風俗之壞敗極矣義理不明名分不嚴  
廉恥虧喪利欲紛拏簞簞之譏躁競之誚已不勝其  
喧然而搢紳之間名節埽地佞辭泉湧於筵席諛言  
日進於章奏如頃年 尊號之議近日主第之請最  
爲朝廷之大羞恥世道至此尙復何言且章甫之士  
將以修於家立於朝而近來時事屢嬗世路多巖父  
詔其子兄勉其弟惟以隨俗俯仰爲事先正之風日  
以寢邈不復知有經術節行之可貴而國家非徒不  
能培植又從而剝喪之向日 殿下之待儒生僇辱  
驅逐固已無餘地矣至於疏章勿捧之 教遽出於



下者先生集卷五  
臺疏欺誣之後是欲鉗一國之人口折四方之士氣  
雖謂之喪邦根柢未爲過也彼教胄之長不識訓迪  
之爲何事惟逐逐於爭奪之場回互崎嶇用意甚勞  
及其被人詆斥則乃曰非我也 聖上處分也敢欲  
藉重而爲厭然自揜之計彼固不足責臣所惜者虧  
國體也累 聖德也國朝盛時士大夫以名行自礪  
儒生以氣節相尚故三百年來撐柱維持綿綿至於  
今日者惟是之賴而今則名節喪矣元氣盡矣臣恐  
危亡之患不在外虞而在於朝廷之內也 殿下居  
君師之位操風化之權於變之效只在一轉移之間

而乃使國脉世道日銷月鑠於不知不覺之中而莫  
之救臣實痛之噫爲治之道莫先於以實心行實政  
而 殿下措施事爲率循文具上下之間惟以虛禮  
拘縻而情地不能相通備局次對盡歸空談經筵進  
講只遵常規大小事務一切實之於皮膜之外而政  
令顛倒銷刻無常人心不信國體益輕以築城事言  
之自北城而爲都城自都城而又沁都矣十年之間  
所成何事城役利害臣不暇論而陰雨綢繆國之大  
事進銳而退速有始而罔終遷就委靡莫知攸屆此  
猶如此他尙何論是必 殿下自以席重熙累洽之

業二邊姑晏然矣百姓且粗安矣吾雖淡拱九重而可以牽補而無他虞矣以自恕之心長自逸之德無復有奮發振作之圖臣恐率是而無改則未知國事將稅駕於何地也嗚呼今日百弊之源都在殿下之心殿下苟能反而求之於身心事爲之間必思其發心審政之端一念之差一事之誤務皆猛省而痛革以大公至正之治標準乎臣隣以至誠無偽之德孚格乎天人開廣聰明登崇俊良官府之間洞然無毫髮之累政令之際廓然去頽靡之俗則風俗可以丕變世道可以挽回轉危爲安卽易如反手耳

殿下何憚而莫之改乎嗚呼殿下臨蒞臣民今已三十有五載矣祖宗之付託如何臣民之期望如何而以今觀之國勢日危凜凜有洪爐燎毛之勢使殿下無大有爲之志則固無奈何今殿下聰明睿智足以做一世之治而卒不免與季世衰靡之君同歸一轍古語云不怨暗君而怨明主臣竊傷之昔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君子稱其善化古人自治之功有如是者况人君上代天工躬親萬幾其內省日新之工又豈匹士之比哉秦繆公之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不云來夫迅而易失者幾也

往而不反者時也盛年已過而治效愈邈大業難持而危亂將屆臣每誦朱子亦覺天顏非昔時之語未嘗不三復流涕 殿下於清燕靜寂之時亦或有反顧嗟唏惕然而改圖者矣其可不及是時明其政刑以爲維持國勢之計也哉臣世臣也受 國厚恩與天無極永念時事中夜屢歎愚衷所激言不知裁雖出於憂愛之微誠而若其僭率之罪有不可逭如殿下不以人微而忽其言平心察納則實國家之幸也臣雖伏狂妄之誅亦所甘心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因 嚴教請謹仍辭湖堂疏

庚寅

伏以臣於昨歲待罪北幕聞有母病受暇歸省銓部移除之 命忽及於此際適當 上候違豫中外憂遑之日一出肅 恩粗伸分義而母病增劇難於離舍不得不投狀還鄉終未克趨遙呼嵩之列情禮虧缺罪戾層積且於日者 備忘之下惶怖震越無地措身而職在該司未敢控暴泯泯縮伏恭埃 嚴謹不意 恩旨復降授以春坊兼任促令乘駟上來臣於是兢惶感激涕淚交迸誠不知何以得此也蓋臣前疏所論李東彥事竊聽巷議或恐一毫貽累於

聖德且於 聖祖容直之德竊嘗欽仰感歎乃以追配 先烈益恢 聖量淡有望於 殿下夫豈敢以小人之腹妄度天地之大哉目今 聖心開悟德音渙發明審重獄不以其已死而置之使泉下之冤昭雪無餘則有以見 聖人公好惡慎刑辟之心出尋常萬萬愚臣妄言之罪至此而尤益彰著矣夫臆逆而言之於敵以下猶不可爲况人臣告君之語如有近似於此者則死不足以塞其辜雖蒙 聖度寬大曲賜涵覆其何敢晏然承 命翱翔於禁闈之中哉且臣於湖堂之選萬不肖似恐縮慚惶久而未已國

朝盛時儲養人才賁飾文治詞臣賜暇最爲至榮而挽近以來才不古若其選蓋絕希矣臣幼而失學長益荒廢徒藉先蔭歷敷華貫循省愧懼若無所容今日此選胡爲而及於臣身哉况今文學時望踰於臣者何限而秤量失宜取舍顛倒鵜梁不稱衆譏日騰糠粃在前寧不自慚臣之不敢冒當固所自畫而嚴旨之下急於請譴亦有所不暇悉暴者矣伏乞 聖慈特垂鑑諒罷臣職名勘臣罪罰以爲妄言者之戒仍削湖堂之選使名器重而賤分安不勝大願

移修撰陳情乞終養疏

伏以臣頃申哀籲冀賜遞免伏承 聖批不準所請  
至令俟母病間上來察職繼而有玉署移除之 命  
臣驚惶感激莫知所以自措也臣雖不肖粗識分義  
豈不欲仰承 德意黽勉趨 召而臣之母病一向  
沉綴有非旬月之間所可差愈以臣情理萬無離違  
供職之望當此館直苟簡之日涉旬虛糜瘠曠有罪  
伏聞 聖體違和連日受鍼而亦未克趨筵候班以  
伸情禮有臣如此不如死之久矣念臣私情萬萬崩  
迫常欲一暴於 仁覆之下而煩猥是懼遲回至今  
然惟君臣猶父子也子之於父何言不盡臣請冒萬

死仰申肝膈之辭以冀 聖明之憐察焉臣賦命險  
釁五歲失怙臣母含哀茹痛僅保軀命者只望臣之  
成立也臣之竊科名覬祿仕者欲以小伸其反哺之  
私也不自意過蒙 恩歷敷華貫每奉除書母子  
未嘗不相對感涕臣母累經荼毒氣血枯涸及其衰  
暮百疾乘之絕無粗安之日證形迭變傷敗備極飲  
食起居今年不及去年筋力精神無異耄耆之人蓋  
其心火爲積病之祟苟有憂愁思慮感觸其中則病  
輒增劇加以心氣虛弱見臣在傍稍以自安而臣或  
累日相違則鬱悒煩惱寢食都廢益有凜凜之憂矣

臣獨子無兄弟母子相依如影於形自幼稚以至成長蓋未嘗一日離側及夫從宦以後周旋禁闈動經時月不惟臣曠違定省方寸錯亂臣母念臣不置殆成心恙臣嘗屢煩省救之請得自囿於孝理之化數年以來奉命二邊往還之頃未及半歲而及其反面形觀換改殆不可省識矣臣母執臣手汪然出涕曰余病甚幾不復相見矣臣於是竊自傷立朝累年無毫髮裨補只令病母貽戚不孝不忠未有臣比顧今母年愈高母病益深昊天恩重寸草難報夕照飛迅餘日無幾臣若舍恩戀寵進不知止睽違親側

以傷其意則豈不爲他日無窮之悔乎噫人臣立身事君竭心奉職夷險燥濕在所不辭而苟其親老且病難於從仕則公義私情亦或有時而相奪矣今臣上而怵迫分義下而戀係情私旣不能進效奉公之節又不能退盡養志之歡公私俱病去就兩難徊徨眷顧冰炭交中自惟庸愚鈍劣無所比數在朝廷則有無輕重無異江湖之鳧鴈而於臣母不啻若十瞽之一相爲臣之計惟有乞其不肖之身以養老母得免爲孝治之罪人也臣竊稽皇朝弘治中御史陳茂烈乞解官終養敬皇帝憫其情而許之史氏書

之以爲盛德事其疏有云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將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念微又曰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今臣情事之悲切實與茂烈相類雖其誠孝懇惻萬萬不及古人而仰惟 聖慈臨下敦孝爲治盛德至仁媿美 前聖臣安得不以茂烈之得於 聖皇者望於聖朝乎此臣所以仰首哀號而不知止者也仍念臣學識蔑裂才智空疎當官莅職碌碌無一善之稱先儒言事君須先有見識臣每一循省頽然發慚且臣家世世受 國恩及至今日榮耀太盛一家三人並

列顯要臣以顛蒙通籍甚早受遇最深踰分之職過實之褒無非臣損福之災天道惡盈鬼神忌滿虎尾春冰未足以喻其危懷在臣私義只願斂避榮塗退守私分得以湯藥之暇讀書求志使其見識幸而有咫尺之長則自今至死何莫非報 殿下之日也衷情所迫言不知裁區區血懇天實鑑之倘蒙 聖慈哀憐亟 命鑄革職名依陳茂烈故事放臣終養獲伸至願則一物之微並得涵濡於雨露之中臣之母于豈惟殞結圖酬而已念臣近日所叨非諫爭則論思而不能出一言論一事以塞職責只以私懇瀆浼

至此臣尤死罪死罪臣無任涕泣懇祝之至

擬論救被譴諸臣疏

伏以臣於病伏中竊聞玉堂三臣言事坐竄諸臣之前後繳爭者俱被譴責朝著一空景象愁慘遠邇觀聽莫不錯愕臣仰屋吁歎中夜無寐誠不圖 聖明之世乃有如許過舉也噫今日君臣之間情志之否隔極矣下之進言也不能明白剴切以當 上心之上聽言也不肯虛心平氣以察下情以至事事而疑阻言言而扞格此實當今莫大之憂而近來舉措之轉輾失中者蓋亦由此耳夫類編之書實是斯文之

變而 殿下既火其書罪其人則草野之言迄可休止彼相繼紛紜者妄耳宜 殿下之厭聞之也向日聖批中論議無益之 教蓋指黨論而發彼陳劄數臣亦豈不知 聖意之所在而其區區之愚特以論議二字包得是非枉直不可一切歸之於無益故欲望 殿下審察是非益恢聽納之聰而其言又不墮在一邊只就大體上說去則曷嘗敢以偏私之論勸殿下哉朱子之論朋黨有曰不憚以身爲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苟不深究其分別賢邪之義而惟其辭之取而已則是朱子而導君以黨論也烏有是哉



下者先生集卷五  
蓋 殿下於鄉儒之疏不獨惡其人固已舉廷臣而  
盡疑之堂劄之上適在其後故 殿下輒疑以右疏  
儒而護私黨 威怒遽震一節加於一節向使上下  
情志洞然無礙則今日之事亦豈至於此哉噫論思  
之職國家言議之所在 殿下宜優容寬假以開不  
諱之門設令一時言議有謬錯處亦何至於大聲以  
色遽施之以流竄之罪哉况喉司掌出納臺官主諫  
爭弼違之責輔相尤重諸臣之相繼匡救乃其職耳  
殿下或罷或斥譴罰相隨至使白首獻忠之元輔狼  
狽屏出棄之如遺此何舉也 殿下試於中夜澹然

之中平心而恕究之則今有如許過舉而處輔相言  
議之地者喑無一言則其於國體如何 殿下亦以  
爲如何也至於鄭澔之剛介敢言 殿下所知而所  
被罪名實涉黯昧其陰喉疏儒之目特出於投抵媚  
疾者之口不審其虛實真偽而直斷以投畀之律此  
豈 大聖人公聽並觀之道哉嗚呼目今論議之潰  
裂日甚一日至使 至尊憂勞於上此則羣下之罪  
也 殿下旣憂之深而慮之切則亟宜從事於聖人  
平心應事物各付物之義而後論議定而朝著寧矣  
今 殿下於待下接物之時誠信不孚臆逆生疑少

有不平停畜在中因事噴薄務以快一時之意使朝廷生出無限風浪而莫之恤焉 殿下所以惡論議者不幾於揚湯而止沸耶此蓋 殿下輕視臣僚好惡靡常其於黜陟招麾之際固已奴隸之矣使羣下震懾於 威怒之下顧瞻於得失之間俛首含默有順無違而後方可免好論議之罪彼巧自謀而蓋其跡者其將竊竊然喜之此豈國家之福哉 殿下所患者論議而臣之所大憂者 殿下此病不除則未必不爲喪邦之根柢也苟 殿下加意於鄒聖正己正人之訓用力於顏氏不遷不貳之工涵養本源之

地戒慎喜怒之節痛去疑阻明晰是非虛心而聽言察理而制事以標的乎一世則在廷臣僚其將不怒而懼不刑而威咸囿於蕩平之化矣夫何患乎論議之潰裂哉今日之事雖出於一時激惱而雷霆之怒本無竟日日月之更人將仰之此臣之區區所默禱者也臣方繕疏陳聞之際得接朝紙則兩司還收之啓已一併停止矣噫往時論議雖分裂而事係 君上過舉則無不同辭匡救而今則不問事之是非惟視人之愛惡其於 君上過舉不惟不能匡救又從而將順之此可以觀世道矣 殿下臺閣猶謂有人

陸春先生集卷五  
乎哉臣竊爲之寒心也惟 殿下俯垂澄省焉臣無  
任云云

辭本兼諸職疏

辛卯

伏以臣向叨本職久逋 恩召累月擿捱竟獲鑄罷  
情雖出於迫隘罪實積於慢塞私心悚慄若無所容  
不意下考蕩滌之 命遽出於數日之內職名如舊  
寵渥維新臣祇奉除書感極而涕在臣分義亟宜竭  
蹶趨承以少贖前後違逋之辜而臣母宿患沉淹長  
在床褥藥餌扶將頃刻難舍雖欲黽勉遑朝其勢未  
由顧此本兼兩任何等緊重而經年閱時乍解旋縻

使佐銓勸講之地緣臣而作一虛窠臣心惶蹙已不  
可言而是豈國體之所宜有者哉臣之情理切迫不  
堪從宦之實屢疏控暴已盡之矣仰惟 聖鑑在上  
照燭無餘而直緣臣誠意單淺不能享格 仁天誤  
恩荐被 召命相續進退狼狽每至於此撫心悼憫  
尚復何喻且臣難冒之端非止一二不得不冒死自  
列焉大凡銓選之法莫嚴於通塞郎僚如有指名枳  
塞者則其人未去銓之前不得擅自通擬必與之消  
詳待其許可而始爲之臣於頃年忝是職也僚議有  
欲以李命世俞命咸擬於參下清選臣意以命世罪

關名義命咸素多疵謗沮止之今臣未離銓地且無  
消詳許可之事而數人者俱驟通臺選矣至於銓郎  
有右位則不得徑許陞品者例也前弼善申鐔初以  
郎官苟簡之故同被甄叙及當大政越三僚而陞四  
品夫鐔之所被臺言實出捏合排擯之計公議之所  
共駭設有罪過枳塞之可也斥補之可也顧何必汲  
汲陞遷以壞政格哉臣本疲劣言論不能見重况今  
在外不敢以右僚自居而若其銓法之虧廢職自臣  
始豈獨臣一身受侮而已其不可復秉銓筆以之喪  
廉隅而辱當世者於此而益決矣况臣方帶南庠而

兩年庠製尙多未行伏聞朝家以會圍期迫有課試  
申飭之舉顧臣情跡决無趨朝供職之望一向擔閣  
至爲未安若不及今變通恐有臨時窘迫之患伏望  
聖慈曲諒臣私懇之切至不可強抑俯察臣情勢之  
危蹙不可冒進將臣所帶諸職一併遞改使私分安  
而職事舉不勝大幸

被諸人詆斥乞免疏

伏以臣私懇切至情迹危蹙上辭章冀蒙 恩遞  
及奉 聖批不獲所圖至今上來察職兢惶憫塞無  
地措躬繼伏見校理林象德李真儉疏本以臣引咎

附者先生集卷五  
之語過生嗔恚極力詬詆臣誠駭歎莫知所以致此  
蓋臣前疏不過自引受侮之端以暴難冒之勢本非  
欲出氣力與人爭是非則今於橫逆之來直當笑而  
受之豈可盛氣辨明以犯效尤之譏哉第其簡問一  
款儘有委折大凡銓法重郎僚無論在遠在近大小  
新通率皆簡報者古例即然非同僚獨於臣爲此數  
事而委曲問議也自臣在鄉以來前後僚簡一不拆  
見而還之蓋自附於不在位不謀政之義他餘銓注  
之得失固非臣所可知而至於數人則曾已見想於  
臣參下參上均是清選其在政格理宜一經臣可否

同僚既知臣不曾拆見臨擬送簡只循他例夫簡問  
云者即問其可否之謂不答則姑宜徐之彼一邊通  
擬一邊送報者惡在其簡問之意而及臣引咎則曰  
我已簡問矣欲以此爲禦人之欄柄臣恐僚友之義  
告君之辭不當若是其不誠實也俞命咸疵謗之喧  
藉固已久矣濁亂賢關之舉人孰不唾鄙而今乃爲  
稱揚救護之資良可笑也况其陞六纔一日而直擬  
清塗除非在參下已通清者未有若是之驟者此必  
欲角勝於向間枳議何莫非臣見輕而然也然而此  
猶不足言彼罪關名義者夫豈微眚薄過之比而獎

諛推挽略無所顧忌臣竊爲世道寒心至若下僚之  
徑陞雖極意周遮猶不敢曰格例當然乃謂施罰云  
爾苟如其言臣未知春坊右遷果可懲壞亂朝廷之  
罪耶似此銓法非臣攸聞也至於遙執之斥承受之  
目造意至深令人危怖如臣疲劣望輕動被侮辱者  
寧有一毫髣髴於此等題目耶 天鑑在上臣復何  
言顧臣情私煎迫不堪從宦固已自畫於中苦心血  
懇罄竭無餘若向日所引情勢特其難進之一端而  
被人詆詈又至於此尤豈有冒沒承 命之望哉臣  
於銓職不容一日仍帶者不待臣自言而 聖明之

所俯燭至如胄筵輪直之緣臣苟簡南庠課試之使  
人替行不獨私心之惶慄實非國體之所宜決不可  
一向虛糜以重曠職違 命之罪輒敢冒死申控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慈將臣本兼諸職并行鑄改俾  
臣得以斂跡息影以全微尚不勝大幸

辭應教疏

伏以臣於田廬屏伏之中伏奉承政院成貼有旨以  
臣爲弘文館應教兼侍講院弼善令臣乘駟上來者  
臣拜稽祇受驚惶震越歷數日而不能自定也臣以  
駑劣之質綿薄之材承藉先蔭蒙被 渥恩清塗華

降者先生集卷五  
貫輒居人先點檢平素無絲髮裨補集木之懼食息靡弛顧今所叨職名地望自別尤非賤分之所可堪承者蓋臣於館職前後忝竊非一再矣以臣蒙學淺識固無望乎黼黻論思之益而至於登筵輪直亦未嘗少效一日之責則其虛竊寵命褻曠職事之罪有不可勝贖者今乃節次推排驟躋東壁之列此豈國家綜名實慎官方之義哉仍念臣季父臣晚堅纔拜校理登瀛之選世所共榮叔姪二人一時同列此誠衣冠之盛事而惡盈忌滿理所必至每奉除書相對戰兢况今官秩居右序次顛倒又不特並據之嫌

而已反顧躑躅當復如何館職雖無相避而此非可以常格論者不獨臣私義之不敢自安國體所關亦何可容臣一日仍據也且臣向間一疏不過略暴難安之勢而被人反詆有非尋常苟欲一一追辨其亦疲矣臣一忝銓職不能激揚清濁誠淺望輕又無以見信於上下而徒區區於格例之末臣亦自笑何足責人然其情跡之危蹙去而益甚矣顧臣所陳數件只就職事廉隅上言耳若其私懇之迫切已竭於昨年終養之疏矣目今母病沉頓與日俱深實非人子離側從宦之時恩命之下輒速逋慢偃蹇之誅俯

伏以俟所恃者惟 天地父母之仁有以俯諒而曲  
遂之矣伏乞 聖明上念事體下察微悃將臣新授  
職名亟行鐫改使賤臣存履盈之戒 聖朝光敦孝  
之化於公於私豈不兩幸

辭執義疏

伏以臣頃叨官官久違 召命敢竭肝膈之私願俟  
開允之音伏奉 聖批不許所辭乃於伊日政復有  
栢府移授之 命驚懍震兢莫知所措臣於前後  
除旨一未趨承慢 命曠職之罪已不可勝誅而至  
如言責之任尤有惡蹙不自安者茲敢冒死自劾以

聽 嚴命焉竊念臣資性異懦志氣凡庸本非臺閣  
樣子雖欲淬礪鋒穎以自期於古人骨鯁風采而決  
知其不能矣曾忝諫省一遭肅 恩而識淺言腐實  
無絲髮裨補此卽 淵鑑之所洞照且自昨歲陳情  
以來仰恃孝理之化欲全咫尺之守屏迹田廬絕意  
榮進惟日夕慄慄積逋之罪是俟有不敢妄論時事  
以犯思不出位之戒 聖德之闕遺朝政之得失豈  
無可言者而終未能出一言以效區區之愚累牘煩  
籲率不外乎懇迫危脆之私上孤 國恩下負夙心  
一念慚恨寤寐如結今臣所叨即古中丞之職匡君



德糾官邪是其責耳乃使疲劣不職者居之此何異於責聾瞽以司視聽哉近來言路崎嶇謹議無聞如臣等輩固不足論而大抵士大夫軟熟成風矣朝家舉措又不免惡謬而喜容默論事忤旨者或靳恩點以言獲譴者久未牽復至於積忤時議之人錮廢居多而臣則獨以含默不言之故無所獲罪於上下凡有華貫輒被提擬朝除夕遷自不離乎三司言議之地臣雖戛垢頑鈍尚有一段羞愧之心每奉除書賊汗浹背雖欲以寵爲榮而亦不可得矣臣旣不能言而惟以趨命爲恭饗榮竊祿揚揚呼唱於道

路不惟人所嗤點臣亦恥之旣不能進而又復坐縻華銜虛辱寵命則又私分之不敢出左思右量無往非罪毋論臣心之萬萬悚慄聖朝置言官之意亦豈令備數充位而止哉臣之此言非直爲私所惜者國體也如蒙聖慈俯賜鑑諒亟命鑄臣臺職重勘庸碌負職之罪以礪他人則未必不爲來直言激頽俗之一助矣臣於繕疏將上之際伏聞兩宮違豫舉朝憂遑義不敢冒暴螻蟻之私以速瀆擾之誅而涉月虛帶爲罪益積卒不得不煩籲於靜攝之中臣尤死罪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乞歸養仍陳戒疏

伏以臣於積逋俟譴之中猝聞有議藥設廳之舉竊不勝驚憂燭灼身在法從之列義不宜偃伏郊廬勉詣城外以爲承候起居之計而所帶職名實有所不敢冒處者臣仲父臣晚成方長諫垣近例兩司雖不許通避而以公則掣得多端以私則躡踏靡安終未克一謝 天陛以贖前後逋慢之罪日尋長單迹涉偃蹇惶蹙隕越無所容措竊念臣之私懇煎迫不堪從宦之實天日之明臨照無遺臣每誦前歲 聖批中情理矜憐之 教不覺感涕之被面臣雖隕首結

草其何以報 聖恩萬一哉臣母宿患轉益沉淹一日離側扶護無人而臣之淹滯旅邸已浹半月不惟臣曠違定省方寸如熬臣母念臣不置殆添一病日得鄉信輒問歸期臣以何心敢爲貪戀盤桓之計哉臣之一來只爲少伸分義非有因仍供職之望此已通朝之所共悉而中外憂遑之日未敢言私今始冒死哀籲於 仁覆之下伏乞 聖慈曲賜鑑諒解臣職名許臣歸養以終老母餘齒則孝理之化臣將終始賴之矣臣於在鄉之日敢以含默負職露章自劾殿下寬貫而不之罪矣臣雖不肖憂愛之誠根於秉

彝職忝憲司身遭輦下而終無一言而退則上慚  
國恩下愧職名茲敢略附狂瞽之言以裨翕受之德  
焉今茲 坤聖痘候之平復實是 宗社莫大之慶  
凡在含生之倫孰不歡欣蹈抃若其賞典赦令自是  
應行之事稱慶陳賀之後固當循序舉行而醫官超  
秩之 命遽出於藥廳未罷之前赦書繼降囹圄一  
空愬愬汲汲若不能少遲頃刻者然先儒言世間甚  
事不因忙後錯了彼獄囚之輕者固無論已其中罪  
犯應死之類惟當付之有司徐聽奏當而今乃不問  
大小輕重一並疏釋無少畱難此雖快於一時志喜

之意而獨不念善人喑啞之戒乎夫七情之中喜怒哀  
居先惟聖人爲能涵養於未發之前故當喜而喜當  
怒而怒發而無過不及之差 殿下天縱之聖雖非  
愚臣所敢窺測而大抵明睿有餘沉潛不足其於涵  
養工夫未嘗着意用力故辭令施措之間率多失之  
太銳今日此舉固可謂當喜而喜而處事忙迫全無  
沉澁安重底氣象竊聞 殿下曾以暴怒自戒曰予  
病常在躁暴此可見 大聖人察病下藥之工而以  
今觀之躁暴之病不但在於難制之怒也臣之所陳  
數事雖有先後疾徐之可論而等是不可已之典顧

陶菴先生集卷五  
未必大累於 聖德而區區所深憂者 殿下此病  
不除則發於心而害於政者又烏可一二數哉惟  
殿下痛自省察加意於本源之地養之以理義持之  
以莊敬使喜怒之節發而得中推致極功以臻於天  
地位育之盛焉噫人主一心衆慾攻之其所以蠱心  
喪志者非獨聲色貨利馳騁弋獵之爲然苟有一毫  
怠惰暇逸之意萌於方寸之間則清明剛大之氣自  
見詘於膠擾波蕩之中卒至人慾勝而爲主天理負  
而爲賓矣 殿下聰明英斷有大有爲之資而歲月  
逾邁志氣消沮大小施爲惟以牽架補漏爲事朝政

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賢邪之進退言議之是非漠然  
若不畱於 聖慮者蓋其倦勤之意一形於內而因  
循苟且之習遂不勝其多矣向間冬雷告災上下憂  
惕天所以仁愛而警動者可謂至矣而 殿下責躬  
求言之 教只循文具少無奮勵修強之舉此固有  
識之所共憂歎而况恆人之情遇慶則過於喜遇喜  
則狃於安此易之豫卦所以有悅豫之象而兼寘逸  
豫之戒者也 殿下飾喜之舉旣如是忙遽而下之  
所以奉承者徒以過施虛惠爲急務而不暇顧乎恩  
竭之譏向之怠惰暇逸之意固已根柢於腔裏而今

則日以益肆矣前之恐懼修省之事初亦不免爲虛  
偽而今則日以寢忘矣似此氣象規模安知不轉而  
爲豐亨豫大之舉乎嗚呼民生困瘁而邦本將蹶黨  
議潰裂而朝著不靖人心已離王綱已壞危亡之勢  
不待智者而凜然寒心矣朱子曰今日之事第一只  
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常以天下事爲念而後方可  
奮然有爲臣愚以爲今日第一義亦不外於斯言矣  
惟 殿下勿以幽獨得肆而益長怠惰之習勿以一  
時喜悅而少弛兢惕之誠及此舉國同慶之日奮發  
志氣發揮事業推誠心以敷實惠明是非以破黨議

使黎元有蘇息之樂朝廷有和平之福則庶有得於  
孟子所謂與百姓同憂樂之義矣其所以導和氣悅  
人心者豈特向前應行一二事而已哉且臣竊聞道  
路之言前後痘患時女巫出入宮掖祈禱之際糜費  
不貲設有是事此等微瑣 殿下豈盡知之然而士  
大夫家法稍嚴則巫覡不敢入家內今以堂堂千乘  
之尊而乃使女巫之流闌入清禁彼閭巷賤庶愚無  
知識妄相傳說或有如韓愈所謂天子大聖尚且尊  
信之云則其傷風化而害世道誠非細故况國家實  
法司使禁淫祀而祈禱之舉先自宮禁始其何以振

附錄先生集卷五  
一國之法網乎頃日儒臣疏論送神事而 批辭中  
不爲明白發落 殿下旣不以爲本無是事則其非  
虛妄之言可知已仄聞今番送神又將如前日道路  
流傳不翅喧然苟如是則臣恐 殿下窮格之學有  
所未至其於物恠神姦之當有當無不能心喻故知  
之而不之禁矣孔子以悅而不釋從而不改至謂之  
吾末如之何况 殿下不徒不爲悅釋反爲遮掩而  
欲使人不知此豈 大聖人表裏洞澈底道理而  
殿下聽諫之道其亦不誠之甚矣臣竊爲之慨然也  
噫天下之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一心臣之此言蓋亦

竊附於先格之義極知狂愚無所逃罪而仰恃 明  
主虛受之量妄論及此苟 殿下平心垂察納臣之  
忠而退臣之身則豈獨臣一人之幸也臣於繕疏將  
上之際庚牌遽降不敢偃然坐違來伏闕下而私義  
之踧踏實有如上欵所陳未敢冒昧肅 命謹以已  
成之疏投進徑歸臣尤死罪臣無任激切惶懼之至

辭大司成疏

癸巳

伏以臣投閒養痾抱愚守分涵濡 聖渥念絕當世  
竊自謂癰痼實狀上下所知從今以往庶幾刊名朝  
籍不至辱名器而增罪戾矣國子新 命遽及於干

萬意象之外慚惶隕掉莫知寘身之所竊念大學賢士之關而教化之源也成均之法著於周禮教胄之命載於虞典其責任之重何如也才以世降職由人輕及至今日惟以課文程藝爲職事而不復知有訓迪教導之責今之造士其亦末矣然而前後居是職者莫非負一時文望爲士類所重曷嘗有如臣萬萬不近者哉臣顛蒙綿薄本無寸長其於經學尤所味味少而自棄長而無聞至如雕蟲小技亦不猶人到今病益淡而業益荒直一空空蔑蔑底人耳不惟臣自知甚明一世之人孰不知之而乃於一朝抗顏於

臯比之座則豈不貽多士之笑而爲朝廷之羞哉而况士風渝弊如水趨下培植甄陶專在師儒于斯時也雖使老成碩儒當之未必能救得一分以臣年少識淺才疎尤何可與論於此也仰惟 聖鑑在上長短能否何所不燭而乃有此誤 恩臣若貪榮戀寵冒叨匪據則所以傷則哲之明駭四方之聽誠非細故此臣之所大懼也且臣重邁奇疾半年沉淹至今不死者幸耳平居調養若護嬰兒時方薄寒如怯大敵宛轉床席憊憊無生意加以分外之職匪福伊災愧懼蹶踏殆添一病以才分則無一可堪以疾勢則

有萬難強縮伏踰旬無所因極不得不冒昧控籲於  
仁覆之下伏乞 聖慈將臣職名亟行改正以重官  
方使臣隨意調息獲延孱喘以卒生成之澤不勝大  
幸

嚴批後辭承旨疏 丙申

伏以臣於積逋之餘猥叨禁近之地密邇前席一瞻  
清光在臣志願實爲滿足臣之情私迫切固無因仍  
盤礴之勢而一日在職當盡一日之責適覩 君父  
過舉略陳匡救之忱而昏夜倉卒未盡所懷方埃失  
職之誅矣及承 聖批辭旨嚴峻至以挺身護黨極

力獎詡爲 教臣奉讀未半惶汗浹背莫知所以自  
措也噫 殿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喉司隨事封繳  
乃其職耳夫以諫官而言事獲譴其事則士林大是  
非臣雖欲喑默無言得乎當舉世媿嬰之日能言人  
所難言撥棄利害劈破源頭者惟諫臣一人臣所謂  
敢言之風恐非過語而 殿下不少恕究於是非之  
所在摧折太過譴斥隨之此不但有妨於言路深恐  
好惡失正枉直無別其累 聖德而害世道誠非細  
故臣之區區爭論豈專爲諫臣而已臣誠淺言拙無  
以感悟 天心發一言而輒遭護黨之目將何顏面



一刻冒居於近列乎闕門已閉不得迸出請譴繞壁  
彷徨達宵兢隕今始冒死陳暴徑歸私次伏乞 聖  
慈亟罷臣職仍勘妄言之罪得以省譽田里卒全微  
尚不勝萬幸

辭副提學槐院副提調疏

伏以臣於頃間強抑情私一趨起居之班旋移近密  
立遭顛躓罪大 恩重夙宵慚悸而惟是積違軒陛  
之餘獲近 清光少紓犬馬之戀退伏田廬亦無餘  
憾矣乃蒙 聖慈曲覆俯加收錄南宮地部 除旨  
相續前後控籲輒畱喉司動淹旬月一未登徹不意

恩書荐降復授臣以玉堂之長臣於是驚惶震越莫  
知所以自措也臣薄材蒙學百無寸長蚤歲通籍金  
閨頂踵皆 恩屢塵論思率逡巡辭避未嘗一執經  
登筵以充講官之數雖其情理迫切不堪從宦而蓋  
亦自知其不能耳到今節次推排猥玷巍選居然立  
羣彥之右此豈臣夢寐之所嘗到哉臣當悉陳不似  
之實冀收匪分之榮而知春秋臣閔鎮厚即臣內舅  
相避之法在下應遞不待臣循墻之懇可幸蒙褫鞶  
之 恩而虛辱名器亦臣之罪也至於槐院提舉地  
清而職重以堂上兼帶者尤爲絕尠如非草創潤色

之能莫宜居之若臣才淺望輕者尤豈有一分堪承之望乎抑臣情地萬萬惶怖終有不敢不一暴者蓋臣向來草草繳奏只是爲世道斯文憂非爲一諫臣地而昏夜倉卒文辭短拙區區衷赤無以自達於高穹 聖教嚴峻有非臣子所敢聞者雷威旋霽罰止例罷雪霜雨露莫非天地之至仁顧今 聖心夬悟是非大定向臣所謂數十年寢晦之義理至近日始明則臣何敢更提已事於更仰之後哉然而臣誠奉職無狀發一言而輒犯護黨之科負此罪名死有餘責人臣事君惟有誠信一節而臣之誠意不見乎如

此更將何物以事吾 君此臣所以反省愧懼不敢有榮進之念者也且臣家世孤寒過蒙 聖恩叔父兩人并列隆顯臣以顯蒙亦忝下大夫之列清塗華貫敷歷殆遍滿損盈溢理所必至集木臨淵寤寐何安臣才疎病痼本非需世之具假令進而供職不過徒費俸祿決知無絲髮裨補而在私只益其盈滿耳無寧乞其不肖之身獲全咫尺之守此心耿耿天實監之衷情所迫不免瀆擾於 靜攝之中僭猥之誅俯伏以俟伏乞 聖慈將臣本職亟 命照法處置所帶兼任亦許鑄改使臣遂其分願以卒生成之惠

不勝大幸

陶菴先生集卷六目錄



辭副提學均田使書

請寢進宴疏

辭江華畱守疏

再疏

辭咸鏡監司疏

再疏

辭都承旨疏

辭大司憲實錄堂上疏

陶菴先生集卷六

大司憲陳戒疏

別諭後再辭都承旨疏

辭行副提學疏

辭吏曹參判實錄都廳堂上疏

辭大提學疏

陳去就辭銓職疏

入城後陳所懷疏

陶菴先生集卷六

疏二

辭副提學均田使書 己亥

伏以臣頃陳危懇冀收 恩資未蒙 開允益增悚  
蹙至於本職參以法例謂在必遞之科矣及見該曹  
覆啓以大臣新有建請只令減下春秋而仍察其職  
者臣竊不勝訝惑之至臣本蒙昧未諳典故而副提  
學之為史館有司堂上自古昔流傳雖以臣所觀記  
者言之史局新薦時不迴問承旨玉堂例兼史職者  
而獨示副提學者亦其為有司之一證也臣竊聞先



附錄卷之六  
正臣金尚憲拜是職與知春秋相避特減兼帶其乞免之疏有曰玉堂長官列於史局堂上考績黜陟靡不與聞故史官與承旨相避減春秋與副提學相避則遞史官前例故事灼然明甚今乃以臣之故遂致史局缺一堂上何敢首冒苟且之嫌輕壞先王之典故判書金佐明之以親嫌辭副學也引尙憲疏語而曰此不易之論也又曰臣嘗十拜承宣而每以相避減春秋蓋承旨六員皆爲修撰官其中雖減一二入餘員尚多至於玉堂則兼修撰者只副提學一員若或減去則是廢其官也先輩長者之力請并免者

爲典常之難變也 祖宗朝設官之意誠非偶然豈可緣臣一人遂廢其職哉其時吏曹覆奏以爲向疏回啓只據近日所聞金益熙例而減其兼帶矣今再疏中所引之語極其嚴截且聞故臣洪命者以副提學有史局相避并遞本職以此見之玉堂長官之減下春秋元非故例遂并遞本職國朝典章如此先輩自處之嚴又如此臣雖萬萬不及古人乃其職則無古今之殊其何敢貪榮苟冒於必可遞之地使典章由臣而壞了以得罪於先輩長者乎更願 邸下下此疏於該曹將臣所陳故實照法處置臣於前日辭

書已略及辭免均田之意夫臣之不稱於是任不獨臣自知甚明舉朝皆知之矣假令臣素以才謂自負區畫揣摩爛熟通透事到面前尚患說易而做難况臣迂拙百無一能其於經界之政茫然不知爲何事如是而妄自擔荷豈不立見其顛躓乎向者諫臣盛陳使任之重至以聲望彈壓爲辭如臣望輕顧萬萬不近而今之獨漏彈劾不過以臣從前踐歷猥先於人耳夫以矇矇使下冥冥決事而其能彈壓一路者臣未之信是豈區區資歷之所可能哉此事善敗不獨關目前利害一道數百年民命休戚繫於斯焉臣

之抵死力辭豈敢爲一身計也抑臣私悃有萬分迫急者臣之老母身抱痼疾殆三十年今則年已望七矣數歲以來荐罹禍故神氣漸脫月異而日不同病情迭變絕無粗安之日凜凜朝夕不離床褥臣本獨子無兄弟榮然一身相依爲命臣不在側更無護視之人古人所謂疾病獨自呻吟藥餌誰與調將者正說臣情境也臣於庚寅年間猥陳終養之請 聖批教以爾之情理予甚矜憐臣每一莊誦感涕被面顧今臣母筋力精神比十年前不啻落下數丈此豈臣離側遠遊之日乎臣之頃年見差江都御史也亦以

母病臨期遞解 聖上曲庇之仁臣實偏被夫江都  
之遠不過數舍而尚且如此况嶺嶠數千里之外往  
還遲速未易以時月期者乎臣雖欲盡力職事方寸  
已亂何事可做又或有顛倒徑歸之患則國事狼狽  
尤當如何伏乞 禹明仰體 大朝孝理之化俯諒  
微臣迫切之懇特遞臣均田之任回授可堪之人以  
幸公私臣竊觀朝家用人專尚資地一通極選優以  
通才見處錢穀甲兵無事不畀此實近來莫大之弊  
備局兼帶又何爲而及臣身哉臣之疎拙無能已悉  
於前固不足以與聞廟議况臣陞秩未踰旬而遽玷

樞要之地驟躡無漸未有若臣之甚者名器屑越聽  
聞俱駭臣雖欲冒昧承 命其如公議何哉若臣私  
義之凜惕亦有所不暇陳者矣亦願并賜鑄削以安  
賤分臣無任云云

請寢進宴疏

伏以 聖候有加藥院移直中外驚遑曷有其極旣  
而大臣陳稟進宴涓吉臣於在鄉之日獲聞此奇一  
則以喜一則以憂喜者喜差復之有漸憂者憂宴樂  
之非時及夫進詣廷班恭承起居則證候姑無加減  
而宴日已駸駸迫矣臣愚以爲此時何時而乃爲此

降者先生集卷六  
舉耶諸臣申請固出稱慶之誠 殿下之勉循羣情  
亦非樂爲也然而宴者上下所以同樂顧今 春宮  
憂煎於上百僚焦遑於下一邊嘗藥一邊式讌豈不  
有乖於憂樂不同時之戒乎伏見 坤殿下教有曰  
何心受宴至哉言乎在廷臣僚亦何安於陪宴而當  
此憂遑之日得以仰瞻 天顏少紓犬馬之戀實爲  
至幸但天時向寒外殿多風強疾臨宴決知其有妨  
將攝此臣區區所切憂者也昨者候班雖有勿問安  
之 教寢膳諸節未見頓勝於前日臣未敢知 殿  
下自量筋力果能保無他虞耶若或重違羣下之請

強而行之則實非 大聖人慎疾之道也仰惟 宗  
社默祐百靈扶護庶幾有乃瘳之慶又或諸證差勝  
如向者錫宴之時則徐待春和追舉宴儀管籥鐘鼓  
孰不欣欣有無疾之喜哉至於春臺閱武之政亦可  
謂非時然 聖意蓋出於詰戎固難中輟而 春宮  
侍湯之中不宜臨觀替 命命官恐爲允當并乞裁  
處焉臣雖非言責既忝宰列受 恩罔極圖報無階  
忠愛一念中夜耿耿抱此憂鬱不一陳聞則是臣負  
殿下也如蒙恕其愚而察其忠則出位之誅臣固甘  
心臣無任兢隕俟 命之至



辭江華雷守疏

庚子

伏以我 大行大王棄臣民今已月有餘矣 仁心  
 惠澤浹人肌骨窮溪眈隸之賤孰不奔走悲慕如臣  
 受 恩罔極不能身禱螻蟻乃於 繼照之初猥蒙  
 收叙復齒朝籍惟有俯仰號絕而已頃於南宮之除  
 坐犯違慢曾未幾日又有沁府新 命臣於是惶駭  
 感泣莫知所措噫臣事君無狀獲戾 先朝每誦匪  
 怒之 教心膽實墜雖天地至仁暫施薄譴為人臣  
 而負此罪尚安所歸含 恩在髓酬報無日懷痛窮  
 天死且不瞑在臣私義惟當沒齒自靖以訟前愆豈

有一分當世之念哉顧今保障重寄無論臣才分之  
 不堪即此情勢萬萬惡蹙夫往役勞事也而臣則辭  
 之居留美爵也而臣則受之其於臣子辭受之義何  
 如也臣雖不肖不至全昧義理其當辭而不敢受者  
 不待兩言而決矣疾痛之極不容緩聲冒瀆 嚴廬  
 尤增死罪伏乞 聖慈曲諒哀懇亟許鑄遞使公而  
 無穢曠之患私而免撕推之誅仍 命重賜勘處以  
 安賤分不勝大幸

再疏

伏以臣昨陳血懇恭俟 俞音及承 聖批不準所

請至今從速察職臣誠惶隕抑塞無所因極仰惟旭日新昇物無遺照而螻螿之微不能自達於仁天此殆臣辭不別白有以致然臣請悉暴肝膈以聽 聖明之矜察焉夫人臣出身事君身非已有南北東西惟命是從臣雖不肖敢昧斯義顧臣老母積疾纏髓臣又獨子無兄弟其窮子悲苦殆類古人不一宿于外者而中年奔走王事大傷親意幾成無窮之悔臣自是感然驚懼不敢復有宦遊之念既仕而辭其事又非分義之所敢出况臣一身去來若乘鴈公義私情宜若有輕重遂敢有庚寅終養之請 先大王賜

批有曰爾之情事予甚矜憐臣每莊誦 德音一字一涕獨恨臣誠孝淺薄不能以陳茂烈之得於 皇朝者得之於 聖君旅進旅退坐致高位終自陷於因私廢公之誅此臣之罪也季心一俠士耳一朝有急不以親爲解今臣受 國恩何如一時往役非難也而避之如死地赫赫 君命臣則拒之堂堂國綱臣實壞之有臣若是雖萬戮而何惜然而詩人不違之歎非勞者自言蓋朝廷體其情愍其勞而臣則不免自言亦不能見信大被督迫至於如此是臣十年竭心而苦顛者都歸虛地矣臣既事親不誠宜其不

獲於上下而人之爲人惟忠信一節捨是二者何以事君孔子所謂民不得以治者亦是第二事矣臣自遭此事竊自傷悼居常忽忽若無所容今若戴非常之罪貪匪分之榮出而承命無所嚴畏則臣之前後一辭一受眞若較利害擇燥溼者然臣雖刳心而自明何可得也亦以何顏復見清朝士大夫乎噫世道之弊久矣躁競日甚廉愧大喪而巧占便宜獨未有此一塗誠不忍自臣啓之以累始初清嚴之治也况今嶺左田役迄未告完原隰之臣觸熱驅馳而臣乃終年自如燕息鞅掌勞佚不均而卒又揚揚於宰

相回翔之地在臣私心安敢自安國家刑賞之乖舛亦豈至於此也臣之抵死控免不得命則不止者爲臣節也爲國體也非獨以一身廉義之難強也伏乞聖慈曲垂體諒將臣職名亟賜鐫遞申命銓部更勿檢舉於朝籍使臣守分訟譽獲全微尚實天地生成之惠也臣無任涕泣懇迫之至

辭咸鏡監司疏

伏以臣再瀝血悃未獲矜允竊自悼誠淺言拙無以孚格仁天方擬以病申聞而北藩移除之命遽出不意臣誠恟怍震駭莫曉所以顧臣肝膈之懇已

陶菴先生集卷六  
竭於前本矣以材力則一府猶不堪况一道之寄乎  
以情勢則後猶前也豈昨之不可受而今之可受乎  
古之人固或有辭尊居卑而今也保障鎖鑰其重一  
也亦豈彼之可辭而此之可居乎朝家所以處臣殆  
同三四於朝暮而臣又於是而取舍之則此何異於  
龍斷者之左右望哉臣之甘伏誅譴而決不敢冒承  
者此也若其私情之迫切亦有所惶猥不及陳者矣  
伏乞 聖慈念朝體之顛倒不容苟據察情跡之危  
隘無望轉動將臣職名亟賜鑄遞使免公私狼狽之  
患不勝大幸

再疏

伏以臣昨陳辭本冀收 恩命誠意單淺未蒙 允  
許臣於是狼狽惶憫益無所措噫臣之力辭沁都實  
以罪名非常不可自恕職守至重未敢冒承仰惟  
聖慈體下宜若有以少伸私義而節次遷除誤 恩  
橫被至今羣聽駭而物情感豈謂臣樹立素汙區區  
所守可以遽變於斯須耶夫一彼一此無少軒輊特  
職名不同爾辭於前而受於後寧有是理果令臣貪  
榮冒赴而曰此有道里遠近之殊云爾則真若欲進  
未進而故假是以爲名耳是不獨識者恥之臣亦恥

之士大夫去就得失關時俗盛衰臣雖不肖職是命德何敢自輕其身以累 聖治且臣病母自哭同氣傷敗日甚三夏毒疔元氣如綫見今委綴床席凜凜若難保雖欲扶將跋涉於關嶺之外顧安可得也苟使臣廉義猶可強出未害爲捧檄之孝則咫尺居畱之 命初何苦而固辭也使臣情私不至迫切可能爲叱馭之忠則昨歲往役之義又何爲以避免也卽此二者而臣之苦心危懇庶或見諒於上下苟非然者亦宜亟加違慢之誅無久病公私爲也顧念此職已三易代矣道臣之病未離危域玉門生入其情甚

急况朝家每於一二邑夫馬之滯亦加軫慮而北人迎新者經夏涉秋艱苦萬狀遠道之人尤豈不矜憫臣旣自分其必禡而猶復引日虛帶則其爲罪益大此臣所以疾聲連籲而不知止者也伏乞 聖明俯諒公私事勢特賜 恩遞不勝大幸臣於繕疏陳聞之際竊聞復有催促之 命而情勢如右轉動不得罪上添罪實合萬殞亦願重賜勘處臣無任云云

辭都承旨疏

伏以臣祇役 山陵反命京闕俯仰號隕靡所逮及以臣情地旣無因仍在朝之勢竣事之日理宜自靖

仰惟 嚴廬在疚聖情皇皇不敢以區區私懇重犯  
瀆擾之罪歸伏田里第切悚惕昨伏承承政院有旨  
以臣爲都承旨令臣斯速乘駟上來者驚惶震越罔  
知所處噫臣之罪戾臣固自知臣節都虧何以自立  
顧事在 先朝未敢屢引而追愆訟尤雖沒齒而有  
餘矣日者冒昧往役蓋所謂不於此用誠惡乎用其  
誠者退填邱壑庶無餘憾今若夤緣一出便自處以  
無故之人貪榮戀祿乍退旋進則其將爲何如人也  
冗官散職亦所不安况此近密清嚴之地乎臣雖不  
肖其於一身去就講之已熟慢 命之誅實所甘心

且臣終養之願已竭於從前章牘伏况 聖明上侍  
東朝以孝爲治若臣情理宜在矜許何待臣覲縷爲  
也仄聞院中一空出納甚苟如臣在外應遞者合賜  
變通况軍銜下鄉厥有禁令而臣乃首犯亦安得自  
逭於司直之論輒敢冒死自列伏乞 聖慈亟命罷  
臣職名使得守分屏處以養病母以終天地生成之  
惠不勝大幸

辭大司憲實錄堂上疏

辛丑

伏以臣昨陳危懇顛埃 兪音及奉 批諭辭旨優  
渥至以意非偶然爲 教臣之行已本末無可以見

知於上者虛紆隆眷一何至此緣臣無狀坐竊高位  
以之上累則哲之明此臣之罪也繼伏承承政院有  
旨以臣差實錄廳堂上令卽上來者夫實錄纂修事  
體嚴重決非如臣寡識無文所敢與聞臣於是且悻  
且恐莫知所措顧臣難進之義已悉前本而若其區  
區情事尤有萬分煎迫者臣之老母痼疾嬰髓居常  
慄慄自經三朔毒疴元氣漸綴譬如下山之日光景  
漸薄今年甚於去年今日不如昨日此豈人子違側  
供仕之時乎比來風氣乖常觸感加重眩暈之證發  
作無常委頓床席昏昏度日藥餌扶護頃刻難捨雖

欲冒昧趨 命有不可得矣近歲風憲長席作一虛  
窠已非朝體所宜况此編摩之役一日爲急臣若因  
仍虛帶不卽辭遞則褻曠之罪益大矣臣方治疏陳  
聞之際伏見刑曹參判李台佐疏 批竊不勝感歎  
之至台佐情事固可矜而猶有兄弟若子姪其視臣  
孑然一身左右扶將者稍有間耳以台佐而尚蒙諒  
許况於臣乎臣之終養之請已歷十餘年所亦嘗蒙  
先朝矜憐而慰諭之矣自被譴以來竊自悼誠意之  
不孚不敢復以私懇瀆陳今 殿下仁推及老政先  
體下如是而臣乃不一籲呼則是天矜于民而民自

阻於天也在昔 顯廟朝大司憲閔應亨以老病遞  
臣之外先文正公臣宋浚吉辭疏引中庸體羣臣之  
語而曰視羣臣如吾四體今許應亨而不許臣請則  
四體之中不免爲二視也臣敢爲 殿下誦之伏乞  
聖明察情理之不忍暫離念職事之不容虛曠將臣  
本兼職任一并遞改使賤臣同被一視之澤 聖朝  
益光孝理之化實爲大幸

大司憲陳戒疏

伏以歲月迅邁 常事隔旬伏惟 聖孝號慕何以  
堪處臣之屏蟄田廬積有年所釁咎至深分甘自靖

而昨年一出祇爲自附於往役今 殿下又以史役  
召臣事體嚴重義安敢坐辭顧以情地甚隘疾勢且  
劇屢違 恩諭死有餘責臣旣力辭不獲理窮勢極  
則惟有進而伸臣子之節退而全咫尺之守况當  
練期漸迫尤不敢偃然淹伏來詣城外以請嚴誅念  
臣虛帶憲職已三閱月違慢積矣疏狀凡六七上瀆  
擾甚矣人臣負此罪戾何以自贖以臣滓穢之賤其  
不容冒據巍列不惟臣所自畫通朝皆知之矣雖被  
誅譴萬無一進之理仰恃 仁恩輒敢哀籲伏乞  
聖慈先 命有司議臣辜犯仍遞臣本職以軍銜入



參 祭班使廉義情禮得以兩伸不勝大願臣固不敢以言官自處而耿耿愚忠終未敢自隱臣於乙酉年間忝侍胄筵妄因文義仰問 殿下自期以何如主 殿下舉程子對神宗安敢望堯舜之語而詔之曰予所期亦豈淺淺哉臣起賀曰此 宗社生民之福也遂引堯舜孝悌之道反復而申告之 殿下尙能識有之乎臣常莊誦欽歎竊自謂堯舜之治庶幾見之夫何卽阼以來凡百措施委靡怠豫了無一言一事可以上答天心下慰民望者 殿下以有爲之資居可爲之位平昔自期者何如而今直爲此沓沓

也臣於其細者微者不暇論請先以數事陳之今茲三年之制一洗前代之陋 殿下所以善繼 先志者實帝王之大孝也然而苟無其實是亦文而已矣其於禮何近以 親享事進諫者衆而不得感回天聽中外憂鬱日以滋甚及夫日昨備忘下而少可以解羣下之惑矣然而雖微 聖教羣下固意其如此苟非然者 殿下豈爲是哉若臣區區之憂猶未敢遽已夫疾病之來聖人所不免 殿下上爲 宗社若 慈聖宜不敢自輕而若其哀痛慘怛之出於天者則是欲抑之而不可得雖於拜跪之際不能如

禮 殿下所自盡者惟有瞻展哭泣之節而開歲以後尚未一番省拜大小 享祀動有如不祭之歎筋力不及固無可奈而隱之於心其果自安乎 殿下前後下教輒有愧悔之意良心真切善端發見油然而泉達火燃之勢即此而充之尙庶幾也嗚呼日月易得 孝思無窮往者不可挽來者猶可追况今練前 殷奠獨有此朔日幸而受鍼停止脚部酸疼之候亦既少減 殿下不於此展哀更待何時頃者四享定式已大違禮典而 殿下又不克一踐其言則及今改圖尤有光於日月之更矣或者 聖候未盡

平復則臣於是別有獻焉先正臣文敬公金集年八十病未能拜起作文告其家廟曰雖或參祭而力有不逮不能逐節盡禮則隨時量力只自俯伏於位前使執事者代攝猶愈於元不與祭者夫豈非禮而先正行之此足爲上下通用之權宜伏乞 聖明亟下明教親行朔奠如或難於拜跪則裸薦一節令大臣代行此後 享祀亦必量筋力而行之要皆自盡於聖情則方可以大慰中外之心永繫神人之望矣苟或不然而但曰前日備忘足以使人曉然惟每每攝行而已羣下又從而莫敢言則是上而禦人之諫下

而成主之過臣爲是懼不敢不妄陳先事之戒惟  
聖明恕其愚而察其忠焉朱子曰身如一屋子心如  
一家主有此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匹士猶  
然况 殿下身爲兆民之主心爲萬化之原不於此  
立得根本更論甚事蓋心是活物一不自覺而馳騖  
飛揚以徇外物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矣人主溪居  
九重其本源之微似未易窺測而所以有諸內形諸  
外者自不能掩 殿下臨朝視政專尚淵默凡於是  
非白黑之間殆若無適無莫大小政令一切置於悠  
泛之域若與一箇身心不相關涉者然以是下之所

以奉承者率皆牽補玩愒苟度時日茫然若墮溪井  
之中如是而能爲國者未之有也夫讀書講學所以  
淡泊此心維持此心故明君哲辟莫不以勤御經筵  
爲第一務 殿下試觀前史曷嘗有臨御之初終年  
不一開講者乎始也猶可諉以講官缺員今則羣彥  
濟濟矣國家置玉堂其將使之佖佖守直而已哉承  
宣入對之規遂廢而進見益疎矣殿講 親政之舉  
間有而緩急倒置矣賓廳次對國之重事而屢甞吁  
拂不出一唯字苟如是而止則雖三接之勤亦何益  
之有 殿下旣溪拱宮中罕見臣僚臣未敢知居常

所親近者誰歟所做措者何事歟人君之蠱心喪德非必聲色馳騁爲然一念之怠足爲喪邦根柢甚可畏也嗚呼天災日臻人心日離私意日益肆義理日益晦刑政日益紊紀綱日益頽然而猶不至於遽亡者惟先王德澤之在人也 殿下其可恃此而自逸乎朱子曰今日之事第一惟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養精神一以天下國家事爲念此正爲今日對證之良藥苟 殿下以臣此說反之於心察其存否驗其勤惰必學以開之敬以持之如謝氏所謂惺惺法許衡所謂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者而後方有

用力地頭而首將從前豫怠之習濬發 德音痛自剋責則凡臣所論諸事自然綱舉而目張上下之間情萃神會一言之頃風動神速其幹旋之機不啻若反手所以爲堯爲舜亦不外於是心矣 殿下何憚而莫之爲乎仍念近日諸臣章奏非不懇切 聖批亦非不嘉納而卒未見採用之實此殆近於說而不釋從而不改者今臣所陳固非別件事而首尾惓惓蓋竊附於先格之義 殿下若又曰畱意而已則臣復何望臣受 恩兩朝致位至此靜念王室中夜涕泗身旣邁朝義不敢默無一言幸 殿下深惟而亟

行之則臣雖退伏畎畝亦與有榮矣臣治疏未及上以實錄廳草記 召牌辱臨而無論臣才分之不堪本職未解之前尤無一分冒承之勢坐犯違逋益增死罪伏乞重賜勘處以勵具僚臣無任激切祈祝之至

別諭後再辭都承旨疏

伏以臣昨陳危懼恭俟 兪音及奉 聖批誨責溫諄至日每引控免何日事君噫犬馬之戀臣亦有之一讀一涕何以爲懷然而臣之苦心血懇尚若有未盡見諒者夫君臣之分固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公義

私恩或有時而相奪此古人所以有日長日短之說也臣自庚寅以來屢引終養之請猥蒙 先大王矜憐凡有籲號輒皆許副曲遂之意臣實偏被而卒乃自陷於重戾於此可見臣窮隘之情矣顧今 聖上上侍 東朝以孝爲治若臣情理宜在矜恕切願闕下之天特丐事親之日此豈臣全昧分義而然哉臣母背腫已浹月而瘡根未盡去浮氣未盡消餘毒所蔓數癢傍生以積病而當酷暑呻楚至此斯薈可知而臣於前疏嫌於煩瀆未敢縷陳以致有想已差矣之 教此亦臣誠孝淺薄之罪也至如 別諭敦召

即不常有之典是宜施之於耆舊重望繫時安危者  
臣是何人亦與其中况十行 綸音隆重勤摯有非  
臣所敢聞者震惶誠惑莫知所以致此也噫臣本非  
潔身自重之士進由科目意在祿仕而疎迂病孱無  
供世之具中間引分屏處實出情私之不獲已而亦  
嘗旅進旅退近嬰疊咎情跡益蹙展轉積逋蓋十年  
有餘矣若以臣謂時事無可爲而遽懷退遁則已非  
有一毫近似者而以臣去就若有所增損於時者尤  
豈非萬萬本分之外哉 聖諭所以過自引咎者即  
成湯在予一人之意在 聖德固爲增美爲臣子而

得此 教何地自容臣雖不肖粗聞事君之義豈不  
知陳善之爲敬責難之爲恭而顧其誠不足以見孚  
言不足以見概假令臣冒沒復進不過苟竊廩粟決  
知無絲髮裨補則惟有退守拙分獲全微尚縱不免  
違 命之誅亦或爲不報之報矣今日此舉固是上  
下警勵之機而緣臣無狀致辱誤 恩祇令國體輕  
而物情駭臣之區區憂慨豈但爲一身狼狽而已見  
今情事煎迫無由聽 命司敗出納之地何等緊重  
而瘼曠又至此惶慄罔措不敢不冒死煩控臣節都  
虧萬殞何贖伏乞 聖明俯垂鑑照先收匪分 寵

降者先生集卷六  
命盡革本兼職名仍許臣終養以卒 大恩則臣雖  
伏慢蹇之誅亦所甘心臣無任戰越俟 命之至

辭行副提學疏 乙巳

伏以天降割我邦 先大王奄棄羣臣方中已訖率  
普痛深伏惟 聖上踐位嬛疚何能堪處臣禍豐餘  
生流落窮山實無絲髮世念惟與村隣老羸日祝德  
化之成枯死邱壑亦無憾矣乃於千萬意象之外  
天書遠辱畀臣以玉堂之長經筵之官駟 召臨門  
寒谷生陽恟恍驚疑五情震蕩不覺涕泗被面也臣  
本無似濫蒙 兩朝恩遇十年之內五叨本職而未

敢一趨 命豈意今日重累一初之政况向來臺言  
罔極雖罰止黜削而人臣負此罪將焉所歸然而此  
猶未暇陳暴蓋臣有積年痛冤結轆於中者若不疾  
呼於旻天更將赴愬於何地竊念臣仲父臣晚成頃  
年遭禍只由於出李森爲湖閩一段矣夫以本兵而  
進退武夫固職耳况復有大臣分付者耶是以茲事  
之始出也雖以一番人樂禍之心猶皆曰此無可問  
以之閱月醞釀而後發及夫爰辭之直對也其讞奏  
之言亦不得不曰大臣分付銓官奉行自是古例別  
無更問之端纔請酌處換面沮格本事之外輒復糴

陸者先生集卷六  
撰洪致中酬酢說話必欲毆之固測而致中既在實  
狀難誣則旋又狼狽中止百計構陷之跡觸處破綻  
如此迄可休矣而又以登對稟處羈縻之遂使兩  
朝老臣一被拘繫閱歷涼暑卒不得生出圓戶嗚呼  
天乎尚忍言哉臣仲父謹慎敦確一節終始炳然忠  
赤國人咸信而望之攸歸禍則隨之世道波蕩首被  
竄逐竄逐之不足乃擠之死地顧其所遭直一差除  
間事無他一言一字之可以捏合疑似者故以逆鏡  
師尙輩爲獄官而累月鍛鍊而不能得特爲數三怨  
家所持以至此耳死之日衿紳韎韜以至輿僮之賤

莫不齋咨惋傷人心所同大可見矣然而彼禍心未  
艾毒焰猶張無倫絕悖之言疊出於身後其廣布機  
穽外緩中密至此而畢露其情矣嗚呼天乎是可忍  
耶向非先大王至仁厚德之所暨臣之闔族安得  
保全至此及今禹明繼照解澤旁霈流者移逐者  
還而死草枯根獨不可復春矣噫嘻尙何及哉臣幼  
而失怙拊育成立惟仲父是賴實有四十年父師恩  
義而禍變之日不能碎首九閻以明厥心跼蹐天地  
何所自容惟走入深山鹿豕與羣草衣木食以終餘  
齒耳臣旣覲然苟活式至今日幽冤未洩於九地寵



光先及於一身俯仰慙痛誰因誰極如是而又復貪榮冒進以爲影纓結綬之計則人理幾息矣伏聞頃日求言之旨有曰窮人抱冤未達九重歟辭意惻怛可泣神鬼而臣乃抱茲冤鬱而莫之聞是至仁者天而人自阻也今殿下召臣以職名臣又懼其猥越不一暴私義則生無以舉顏於世死無以見仲父於地下茲敢冒死流涕而陳之伏惟聖慈明並日月俯垂鑑燭使窮天徹地之冤得以自伸於容光之下則殞首結草不足以報萬一矣如臣情迹不容一日冒據於巍列亦願亟行鐫削還其賤分且治瀆額

崇嚴之罪以勵臣節不勝大幸臣無任瞻天望聖懇迫埃命之至

辭吏曹參判實錄都廳堂上疏

伏以天祐宗祊儲嗣早定億萬斯年之慶中外同忭臣於頃者敢陳崩迫之懇猥越之極無所逃誅伏見批教勤諄旣痛察羣壬逞毒之狀而於臣仲父事俯垂憫惻所以照燭本心者殆無遺蘊死灰復然枯骨重肉未死餘喘豈意躬承德音口誦心念一日百回瞻天望闕有隕如瀉從古人臣懷忠枉罹能得此於君父者有幾人哉臣雖夕死猶可藉手而見

仲父矣死者有知又如何報也伏聞本月初二日筵  
中 特命復官闔門感泣益不知死所嗚呼 聖明  
赫然臨下有枉必伸譬如高天覆燾萬物自然曲遂  
其扳號而祈望之者固妄也日昨憲臣疏中舉臣前  
額斥之以 君誣未雪國賊未討何可以私家伸暴  
爲急此又是一層義理矣夫生三事一所在致死臣  
亦有所受矣然情急而不暇緩者私也以法義裁之  
者公也臣當受罪而不敢辭矣向於館職未解之前  
再伸控免且以初疏時誤書經筵官銜之已減下者  
有所自劾而喉司以移職還却矣惟茲東曹亞席實

錄春秋臣於辛丑赴 國祥之日一時忝竊而揣分  
量力不敢進一步地朝家亦知其不可強而許之矣  
今日 恩命又胡爲而及於臣身哉臣自十數年前  
已陳乞身之請迫於情私積逋 威命終陷大戾矢  
心自靖區區去就之義同朝豈不相悉而特取其舊  
踐苟然充數耳跼伏窮山徒辱 寵簡經月虛糜已  
非賤分所堪而三日之內旣遽旋授其於國體如何  
也臣於是公憂私憫不敢畧刻自安瀆擾之懼小瘕  
曠之責大不得不重浼 崇聽伏乞 聖慈諒臣衷  
悃亟將本兼職任并行鐫改回授在朝之人使不至

許久擿推仍治臣蔑分妄顧之罪以嚴公體以伸臺  
議不勝幸甚臣無任含 恩戴罪屏營懇祝之至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辜 恩慢命罪在不赦 聖量過容溫諭輒  
降其在私義彌深悚慙顧茲銓貳至爲緊重緣臣缺  
員今幾月矣臣旣不能勉承 德意則惟有更竭衷  
懇以請譴罰矣伏奉本月初六日 教旨以臣守弘  
文藝文大提學知成均事者聞 命震駭置身無地  
竊念國朝尚文治以故最重文衡其爲職實關文教  
盛衰士風汗隆掄揀之際必招政府六卿而廣議之

是又他職之所未有其難慎可知也見今世道交喪  
詞學俱壞振作之責專在是任况當 聖主初服所  
宜極一時人望以資新化而顧乃不擇誤及愚庸則  
臣莫知其何說也蓋臣天資魯下無他技能少時雕  
篆徒竊場屋間虛聲而不過扮作色澤以悅人耳目  
內壞心術外慙有識高科美官皆臣不幸中年屏居  
間閱古書不無桑榆息補之願而心力不強疾病侵  
尋五經諸子十不一窺因循寡陋虛度歲月居然作  
無聞之人矣至於詞章藻繪之工才旣不逮性又嬾  
爲古文蹊徑固非可論俗下應副遇輒赧縮館閣贍

陽春先生集卷六  
敏之手人亦不以期臣况自禍故以來自放窮山沉  
憂積畏世念都冷豈有餘力可及筆研加以髮白齒  
落視聽全衰神枯氣竭文亦隨之并與從前涉獵者  
而忘之矣臣之本末長短已盡於斯而猥登薦剡至  
辱 睿簡此無他以臣在朝日少大小辭命不曾一  
試又屏廢多年或意有分寸之得而不知空空若此  
耳臣若幸人不知強不能以為能則是為自欺而欺  
天矣區區此言實出肝膈上天鑑臨其敢矯飾臣不  
暇盛陳職事之重只明不文之實蓋恐國朝重文柄  
之意至臣而墮矣恭俟駁正亦既多日一日虛冒尤

增一日之罪伏乞 聖明稽書經官不必備之訓察  
虞人死不敢往之義亟改新授三館之任以慎名器  
所帶銓職亦行鐫遞并幸公私臣無任跼踖悻慄之  
至

陳去就辭銓職疏

伏以臣竊聞 春宮邸下痘候底安藥院撤直大庭  
揚號實 宗社無疆之福如臣屏廢縱不能同此呼  
蹈慶忭之忱曷可勝既日被誤 恩虛冒重任 批  
諭隆摯筵 教勤諄而俱不得奉承徒令職務稽曠  
罪戾層積惟惴惴日俟 威罰之加乃蒙 聖慈俯

軫朝體特賜鞶帶之褫俾釋蚊山之負於公於私誠  
爲萬幸攢祝 洪恩天地莫量惟是銓任尚在身上  
未有通變之舉此特以兩堂無故猶可以推移耳然  
國家設官分職蓋欲集思慮廣聞見以贊平明之政  
豈但使許久遙帶作一虛位也哉臣之瘼曠之誅固  
不暇言其如國事何況大政當前理宜備員此臣所  
以冒昧陳顛仰冀終始之惠者也抑臣於向日開釋  
之 旨實有所萬萬惶慙者賤臣母子情理之悲切  
已因大臣陳達猥徹 崇嚴而若其一段苦心非臣  
自言 聖鑑何由下燭臣於庚寅年中敢援 皇朝

陳茂烈故事願乞終養 聖考恩批有曰爾之情理  
予甚矜憐臣終身莊誦一字一涕其後逋慢之積殆  
不可勝贖而過荷陶鎔之力得保咫尺之守畢竟往  
役亦不能自效歸身都下恭請 威譴雪霜雨露何  
莫非造化而衷情未白弓劔云邈懷痛窮天死亦難  
瞑然而當時罪孽臣實自作比若癡子恃驕若不知  
尊畏而慈父訶責都出於至愛臣雖無狀豈敢自疎  
於 先朝匪怒之教哉顧臣所竊自悼者臣之事親  
既不誠固不能信於友又無以獲於上矣捨此誠信  
一節何以事君况臣子之職一視夷險苟於胷中有

附錄先生集卷六  
一點趨避底意便是不盡分處臣嘗反復較絜於公  
義私恩之間自量以私害公不止往役一事如是而  
猶復旋進旋退巧占便宜是將重得罪於君子矣從  
茲以往矢心自廢 大行朝初服卽蒙叙復或外或  
內 除命聯翩間又辱 別諭臣豈不感激 恩數  
而方中役召之外一切辭免卒不得一近 清光遂  
成終古之恨矣禍釁不死獲覩今日奸凶逆黜冤枉  
畢伸四方黎獻亦皆聳瞻新化况臣家尤被罔極之  
恩一謝 天陞退填邱壑臣豈獨無此心而跼蹐盤  
桓終不能進得一步此皆臣自罪濶而自畫久耳臣

之去就本末大略如斯而 聖教以臣有若自處以  
山林噫臣本科目常調無他志節只是嬰釁抱疾作  
一田野之逋臣豈有毫毛彷彿於高蹈之士臣雖愚  
妄所自處必不至此此亦臣未信之一端也然朱子  
曰士大夫辭受出處之得失關風俗盛衰不可以不  
審臣自知陋劣無足以報國惟有沒齒省譽甘心自  
靖上而補 聖主孝理之化下而爲人臣蔑義之戒  
猶足爲不報之報耳誠不忍以不肖之身冒貪榮祿  
徒喪素守以重傷 殿下勵廉敦俗之治也區區此  
言非有假飾皦然寸心天日臨之伏乞 聖明曲垂

矜察將臣本兼職任一弁鐫改使臣卒全微尙不勝  
大幸臣仲父判書 贈左贊成臣晚成前月晦前蒙  
恩賜祭王人遠辱窮峽闔門益復感泣臣既在外無  
路請暇而情理又不忍不往歸後即宜首實以請徑  
情往返之罪而暑毒所中腹脹卒統喘急神昏殞死  
欲盡涉旬泯伏今始自列尤增死罪臣無任涕泣祈  
懇之至

入城後陳所懷疏

伏以臣於頃年抱釁逃禍自齒峽氓乃於溪山窮谷  
之中伏奉 大行大王諱音北望哀實號呼靡及顧

蹤跡至危不敢奔赴闕外方中之日又阻水潦中途  
廢然祇從在野哭野之文分義埽地懷慟窮天日月  
駟流 練事奄迫祥前殷奠祇有此望日不得不昇  
疾入城一參散班少洩餘痛而日者 別諭有曰君  
臣之間豈有一不相面之理一讀一涕何以爲心臣  
雖至愚亦有犬馬之性豈不欲進瞻 耿光退填邱  
壑而罪廢多年矢心自守一謝 恩命其路無由回  
瞻禁闈但切馳情至於補我不逮之 批 聖上所  
嘗施諸大僚耆儒豈臣疎賤所敢承膺况臣識慮淺  
短且無忠信善道素結於 君父雖欲罄竭愚衷終

是未信而諫豈能仰裨 聖德之萬一然而臣於在  
野之日聞 殿下令之善則喜而忘餐見 殿下  
一事之失則憂不能寐臣亦不自知何心今 殿下  
求見臣而臣義不敢進身不能進而言猶可進此又  
不能則君臣之義廢矣昔朱子將赴召也問其師以  
方今所當言則曰三綱不正義利不明朱子遂以此  
爲告君第一義矣今之國事不幸類此使臣不言則  
已言則捨是說奚以哉嗚呼君臣父子之大倫所謂  
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一有斃敗則人而不人國而  
不國矣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二者之間不

能以髮而今則毫釐謬以千里正詭混爲一塗義理  
晦蝕私慾滋蔓泯泯焚焚靡所適從臣未知今日世  
道將如何救得也天生司牧匪惟亂民亦惟師道是  
界今 殿下以聖智之資處君師之位上天之眷顧  
方新 列聖之付託甚大所以明天理正人心者非  
殿下之責而誰也然人君一心萬化之源君心正則  
朝廷正朝廷正則萬方正此理之必然即今日之治  
象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則無乃燕閒蠖獲  
之中虛明應物之際所謂天理有未純耶所謂人欲  
有未去耶天理有未純故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有



未去故去惡不能除其根甚至一念之頃公私邪正  
是非得失之機未嘗不分明角立交戰於其中而終  
是人欲勝而天理負矣此非臣妄度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而不易孟子豈  
欺我哉今之雪 君誣討國賊爲舉國大論 殿下  
已旣見而厭聞矣然而此係天理民彝之大者 聖  
心之所蔽惑亦無大於此臣請先就頭腦而論之恭  
惟 大行大王溫文和粹寬厚慈良孝友之德迥出  
百王不幸邦運艱難三四年來世禍斯酷臣以冑筵  
舊物獨遲一死以平日 聖質參諸事爲決知非

先王本意譬則雪霜質薄而天地之心未嘗不仁雲  
霧障翳而日月之明未嘗不在顧何損於 聖德哉  
彼羣奸乘時猖獗戕害我善良變更我典章凡有作  
爲動稱稟 旨退而揚之於外曰 聖斷赫然嗚呼  
是豈真心愛 先王哉向問 聖教有曰姦壬欺蔽  
四聰擅弄國柄則 殿下亦旣洞知之矣然而語關  
先朝輒曰不敢言不忍聞此孝悌之良心也然 殿  
下試思所以不敢言不忍聞之由則當日羣凶之罪  
益不可勝誅以不敢言不忍聞之心沫血飲泣憤痛  
疾惡爲 先王討亂臣以泄神人之憤是乃所以爲

孝悌耳疾病之來固聖人所不免然今日上下亦何忍無端提起又不可有所挾雜但當以至誠惻怛之意微婉其辭斷斷爲先王明其本心此其義理明白潔淨殿下苟於此看得透守得定則初何待羣下之強請後豈爲異言之撓奪是則殿下至誠惻怛之意不能勝目前計較之私畢竟把作大禁者適足爲羣奸計也噫嘻先王盛德至仁其終掩翳而不章耶殿下不此之思間引一時批旨有若以是爲善繼述者然何殿下察於小而遺於大蔽於近而昧於遠耶臣竊傷之噫君無嗣則介弟爲嗣殷

及之遺制參決代理又吾先王所行則爲人臣子孰敢懷二心於其間哉彼一番人積爲名義所困其欲一快禍心之日久矣顧先王聖德淵深無所售其計則遂乃挾一己狠毒之私角戰宗社之大策煽動浮言熒惑人心終至指建儲爲廢立以代理爲篡奪則其將置儲君於何地然則不待鏡虎言出而殿下之誣已罔極矣然而殿下所以處之者無他道理蓋肅考之遺教付囑爲宗社也先王之體先志稟慈旨亟決大策者爲宗社也殿下出閣辭位不止一再其困迫危懷何如而猶不

附錄先生集卷六  
敢輕千乘之國以伸匹夫之節者亦爲宗社也彼  
誣悖之言於殿下何病焉殿下一身卽宗社  
之主殿下亦不得以私之彼建儲諸臣非有私於  
殿下實爲宗社大計殿下苟有德之之意是私  
也彼謀危儲君實得罪於宗社非殿下之私  
讎殿下苟有讎之之意是私也殿下祇當以爲  
宗社三字揭在額上命討刑賞一循天則於殿下  
何與焉殿下每曰吾心泰然殿下之心固泰然  
矣而其見於事則只是計較利害曲避嫌疑雖自信  
其泰然無以服中外之心必以大公至正之道臨之

而後乃可謂泰然耳夫周公以叔父親相孺子王被  
流言之謗遇人倫之變其危疑可知而其處已也夔  
夔然存恭畏之心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故詩人歌之  
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使周公不能夔夔蕩蕩而惟  
嫌疑是拘則抑將滋天下後世之惑何以爲周公韓  
愈曰作人如周公亦可以止矣殿下不欲爲周公  
欲爲何如主也臣竊憫之凡此事理皎然易曉坦然  
易行而殿下直以一己私意狃斷牽拖於其間以  
致此紛紛耳朱子曰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  
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却舉起一看復自覺

有下落處臣竊謂不獨讀書爲然 殿下試於此事  
用下此法則其或不終日而犁然有覺矣夫心者天  
下之大本而其爲用不能一一中節纔繫於物便爲  
所動或事未至而先有期待或應事時偏重或事過  
後戀着是皆意必固我之私也臣未敢知 殿下受  
病之處果安在歟喜怒固心之用而喜而賞者陽也  
怒而刑者陰也聖人未嘗不好賞而惡刑然猶不能  
全廢刑辟惟欽哉欽哉之旨通貫於五刑矣今 殿  
下徒好無名之賞而於罪辟則不論輕重一切寬覆  
率示哀矜之色非徒不忍常若有欲人不怨之意夫

古之王者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以其處之無心  
如天之自然而春自然而秋耳人情孰不喜賞而或  
出於私意則賞之而不喜孰不惡死而一處以公心  
則死者亦不怨矣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固良心  
也而或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念相續而生則是私  
也胡廣仲以是念爲易去朱子責之 殿下試以此  
自反近日 處分其果一出於天理而非私智之所  
爲歟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以焉得人  
人而悅之諸葛亮治蜀以大德不以小惠其言曰我  
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程子許以庶幾三代禮樂

下者先生集卷六  
此兩人者一念之微而王霸分焉 殿下試思之孰  
得孰失孰賢孰否夫千乘之國非小也 殿下謂可  
以私恩小智把持牽架而爲之耶張子曰心小則百  
物皆病心大則百物皆通蓋天之爲體至大無外凡  
人賦性稟得其全故本心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桔於  
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有所蔽而不能盡矣孟子  
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夫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一爲私  
意所掩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故浩然之氣須於心  
得其正時識取臣不敢知 殿下清夜穆然之中默  
察心體果能廓然而識其大耶抑或欲然而知其小

耶彼廓然浩然者本自如天而 殿下之自小如此  
不過一私字爲祟耳嗚呼 殿下其終不能擺脫也  
耶夫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  
一物之不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  
始至終無一事之不實是以朱子曰天地之生萬物  
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矣 殿下試自念卽昨以來  
所做措者其果自始至終無一事之不實乎 殿下  
居儲之時險阻艱難旣備嘗之矣動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矣上爲 宗社下爲生靈不敢自輕其身則  
凡於防患處變之道固未易一一守經及夫大位旣

定之後所宜廓揮乾斷一循公理首明 先王本心  
快正奸凶罪惡使中外曉然知 大聖人處分則一  
言足以破羣壬之膽服舉國之心矣 殿下不此之  
爲乃於裨闔張翕之中枉用心力恐動脅持之言不  
免先入禮數之隆甚於加膝命令之失駟或不及然  
而此非 殿下所樂爲其時國勢旒綴人心危虞陰  
陽互爭勝負未判使 君父隱忍至此者此羣下之  
罪也然而天地之中自有一段誠直道理 殿下反  
之於心其能自慊而不疚歟我 肅考丙申大處分  
先後始末疑若不同而雷厲風飛乾旋坤轉未嘗有

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故廓然大公如青天白日今  
殿下則不然幹旋之後猶不忍一刀割斷務欲宛轉  
委曲於人情事勢之間行一事則疑其前後矛盾發  
一言則慮其首尾衝決反復繳繞苟且遮護遂有非  
仁之仁非信之信此皆 殿下始初不誠之失也君  
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 殿下試誦此言聖人曾襟何等灑落程子曰閱  
機事之久機心自生如種下種子臣恐 殿下病種  
畱在心下做出百般病痛此而不除何事可做 殿  
下亟就一念不誠處痛自繩削先將向日不誠之由

明亦悔悟此後一言一事動以誠直爲準今之國事  
尚可爲也如又順而爲之辭則真孔子所謂末如之  
何也已矣 殿下此心實 宗社安危之機世道升  
降之會勿以臣言妄而忽之也嗚呼國之有紀綱猶  
人之有脉脉絕者死紀綱壞則亡古之振紀綱者不  
過明是非公賞罰使一世之人各自矜厲以去惡而  
從善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諸身而風俗立變矣顧  
今人心之陷溺已到十分地頭彼羣小乃祖乃父事  
我先神后服勞我王家獨非我 祖宗臣子而特  
以患得失之心復無所不至貪饕富貴恣行冒臆寧

禍人家國而惟恐積忿之不快私欲之不饜詩曰不  
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一段秉彝或未全泯意者幽獨  
之中自然潏泚而顛駢矣况巨慝之外不無淺淡緩  
急之殊而色目之中無力拔出有若走阪之丸自駐  
不得 殿下苟能痛析是非昭示典刑處置得宜大  
服人心使皆知惡之可羞善之可慕則彼將悔舊圖  
新借之蕩平之域而 殿下不惟不能討罪輒於是  
非源頭含糊而蕩汨之忠逆不分名實相戾善者何  
所勸惡者何所懲紀綱何由而立習俗何由而變哉  
是則 聖上所欲化其惡者適所以長惡所以紓黨

禍者適所以益禍此豈 聖上仁之之道乎昨年  
殿下赫然誅鏡虎也前之謂有社稷功者猝變而爲  
逆或以因循不討自罪其勢雖使光佐治秦億秦億  
治光佐亦將馳騫之不足是豈但 殿下之威使然  
也彼羣壬自知罪負至重一一莫逃於天日 祖宗  
三尺森嚴足以褫魄而喪心耳其終也犯分干紀擅  
作威福者自若陰結妖宦謀亂 宗社者無誅是國  
而無法也設令 殿下一向假借而寵用之或恐其  
一日覺悟而不自安矣 殿下既洞知其罪惡而曲  
爲之庇覆今則何所畏而不之肆乎是將受惠而不

以爲惠負罪而莫知其罪氣豪意健益無所忌憚矣  
在廷諸臣固皆隕心解體而百姓無知又安知不轉  
生疑惑也夫是非不明則民志靡定民志靡定則紀  
綱崩而禍亂隨之 殿下方雍容暇豫獨運聰明自  
謂吾威中有恩足以籠罩一世而殊不知三綱淪九  
法斃臣而不知有君子而不知有父人心僻違國勢  
危棘 殿下亦將何所恃而爲安哉此不待智者而  
凜然寒心矣噫今之世道誠若莫可奈何而苟以至  
誠大公四字行之不息則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天下  
無不可化之人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矣 殿下何憚



而不爲徒區區於鑿智偏見之末耶臣竊惜之嗚呼  
義理之晦塞久矣舉世滔滔徒知有利害不復知有  
義而 殿下又以一箇私躬行而率之上下大小大  
都墮在私意窠窟矣士大夫一經斬伐氣節消磨譬  
如霜餘草木茶然無生意雖辛勤扶接尙患其不能  
振作而 殿下徒欲以爵祿縛束而馳驟之國朝崇  
禮教尚名節之風其不可復見耶討逆公也而今之  
廷臣有若私有求於 殿下聖意所向莫敢違拂雖  
臺論之重發者勒令停止如爵賞之過濫者一例遵  
奉馴致乾道日亢而臣道日卑朱子所謂某日詔書

奴詬大臣豕視庶位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  
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持祿保位之士日益  
聚者殆近之矣况臺諫人主之耳目而 殿下旣陵  
轢之矣士林國家之元氣而 殿下又折辱之矣自  
廢其耳目自戕其元氣而傲然自聖於上如是而國  
不危者未之有也夫以大舜之聖取人而爲善文王  
之德望道如未見而 殿下每有好勝自用之病絕  
無屈己受善之美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孔子曰惟  
其言而莫予違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 殿下試念  
及此其不怵然於中乎且臣竊聞 殿下嗣服之初

有以尊奉私親一二事導諛而殿下引大義却之  
遠近傳誦咸曰聖主出矣曾未幾何祠屋新成勒  
買宗親之家過費鉅千之財向之引大義却之者果  
安在哉惜乎善端之乍見而易晦也東宮疾患之  
平復豈非宗社之大慶醫人除邑本非美事而頒  
赦之夕汲汲行之一日之政多至二人以至破先  
王金石之典而莫之持難甚矣私意之易發而難克  
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巡校掖隸同一臣庶臣未知  
可怒而當罪爲執法者耶爲犯法者耶隸屬至微細  
也而殿下以千乘之尊下欲與郎吏爭其輕重

殿下何其不自重耶殿下於小處不能自克而猶  
且每引西銘以廣同胞之仁其孰信之此非小失也  
生民困悴之極甚於倒懸而殿下憫恤之意屢形  
辭令此仁心也然孔子論治國則節用先於愛民  
殿下既有內司又置私宮已非王者無私財之義而  
此猶不足有司常供之外取入多無名其視朱子所  
謂不敢一毫加於潛邸之舊者何如也財出於民財  
竭則民窮殿下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反  
不爲傷財害民之歸乎人君萬機之暇鮮能讀書而  
殿下好學之誠素孚羣聽此盛德也然傳說之告其

附錄先生集卷六  
君惟學遜志夫 睿學高明非臣所敢蠡測而其見於外則輒以聖人之言牽合己意演作義理其視朱子所謂虛心平氣以求聖賢本意雖已得之亦更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者何如也讀書所以明理養心 殿下雖有好學之誠而學不能明理其將爲聰睿自足之資耶此皆 殿下私意之種種發見者也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殿下出言不訥大失簡重之體又或有口給禦人之習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烏

可自隱也自古帝王孰不願治而鮮不始厲而終怠此爲 殿下紀元之始而未見有實心實政可以少答天心少慰民望者始初如此後將如何 殿下動援聖人慨然圖理似若以三代自期而考諸行事依然衰季氣象豈天不欲相我三百年 宗祊耶中夜思之涕泗沆瀾然 殿下有大有爲之資有大有爲之志爲堯爲舜自是分內况氣質之病小學間之功大其所以變化之者獨不在 殿下歟人君爲學莫先於窮理理旣明則事之當爲與不當爲了了如黑白可以沛然行之此大學格致所以居八條之首凡

臣所陳侵過誠正界分似有陵躐之失而此是根本  
田地不於此立跟更無下手處且程子曰格物莫若  
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曰所謂格物或考諸事  
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然則臣言亦不爲無稽矣  
况今民憂國計可言者非一而都不暇及者亦孟子  
不言事先攻非心之義也伏願 殿下以臣所言一  
一反之於身體之於心或有程子所謂惻隱之心藹  
然發動則此善端也自今一念萌處猛加省察果人  
慾也則遏絕之不使更有萌作果天理也則擴充之  
以求至乎其極敬直義方內外融徹無一毫自私自

利之意見於言爲則 聖心洞然可以見信於天下  
後世矣如此則天討自舉而倫彝不斁人心自正而  
義利不眩國綱大振世習一變上而盡君師之責下  
而係黎庶之望 宗社幸甚先正臣李珣有言曰明  
王之出千載一時世道之降如水益下今不急救後  
悔無及誠痛切語也臣敢爲 殿下流涕誦之臣世  
臣受 恩罔極抱此憂懣不敢不爲 君父爲世道  
極論及此幸 殿下從容澄省察臣之忠而採臣之  
言憐臣之懇而退臣之身則臣雖枯死畎畝亦與有  
榮何必使之勉彊趨承自喪素守以爲當世之羞哉

若其辜 恩違命之罪厥有常憲有不容屢赦先削  
職秩重賜勘處亦振綱紀之一助也惟 聖明之裁  
之臣無任激切實越之至



